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6月30日第93期（增刊）

本期目录

【文革日记专辑3】

昨日心迹

周树林 北京学习班日记（1970年2月16日～9月28日）

【昨日心迹】

北京学习班日记

（1970年2月16日～9月28日）

周树林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我的文革回忆》（香港·南方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0月）。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四川省涪陵专区酉阳县的青年职工——龙潭区供销社文书兼主办会计，共青团支部委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职工。参加造反后成为当地“忠实派”小头头。后成为当地一派掌权的县革命委员会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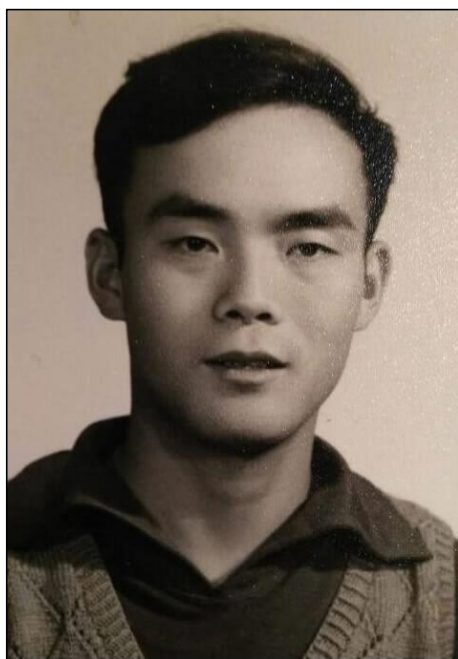
1969年底，中央将曾经力保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作为四川动乱不止的替罪羊抛弃，为防止这一翻云覆雨的决策引起新的动乱，将四川各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及部分卷入派斗较深的地方与军队干部调集到北京，关进中央举办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集训，以强行统一认识。周树林在学习班里写了这些日记，以后因不断遭到清查并第二次蒙冤入狱，这本日记由他另一朋友无意中保存下来，几十年后意外发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日记中除

记载有当时学习班内许多具体情况外，还十分真实地记录了被关进“学习班”这样的变相监狱中的“革命闯将”们如何被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通过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种种洗脑手段，一步步“改造”成为不但不敢再“造反有理”，而且不敢随便发牢骚，只能公开说假话的新式“驯服工具”的生动过程，对毛泽东怎么能够收放自如地结束他一手煽动起来的群众造反运动、怎样收拾那些响应他号召而起来造反的文革积极分子，有一个独特视角的展现——而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当年的造反派“选择性遗忘”。

为便于理解，本刊编辑时以脚注形式略加了一点注释。

对日记的几点说明

我这本日记，记录了1970年在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期间，班内（四川大班）、连内（涪陵连）、酉阳小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及对问题的认识。（下图：周树林进学习班当年留影。）



日记记录时间：1970年2月16日至1970年9月28日；即从涪陵出发参加中央学习班开始，到中央学习班结束返回涪陵终止记录，共写了199篇日记。

这本日记本是好朋友罗成胜在我临赴京之前赠送给我的，并在前面写下勉励之词“临树林首次赴京学习之前，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晚，共论政治、人生至深夜。各各深有所感，故敬录主席‘沁园春’一词赠之共勉（略）……（罗成胜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十日晨敬录）。”

这本日记从1971年就离开了我身边，今年（2016年）6月又才失而复得，45年后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多亏朋友任川东将这本日记放在他的一堆记录本中，在成都，我俩相处二十年，每周相聚，都未涉及文革日记之事，历史文稿都让它躺在书柜里睡大觉，没有人去动它。今年5月，在罗成胜的鼓励下，才开始写文革回忆，同时，许多往事也自然涉及到老朋友任川东，为帮助记忆，他也将埋藏多年的笔记、日记翻出，才发现我这本北京日记。当日记回到我的手里，我的高兴劲可想而知。

对这本日记重新翻看以后，有满意和遗憾，满意的是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与

自己当时的思想有了一个真实的记载，留下当年的历史烙印；遗憾的是，应该记下的一些事却没有用笔记下，而是记在脑中，为什么当年当时不记？原因颇多。但如今总在责怪自己，记上该多好，少费口舌辩解。但又想到世上之事，难尽善尽美，也就无需内疚了。

当年在北京学习班，我能每天晚上睡前写点日记，得益于我被分配睡两人间，更得益于与我同住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军人，虽任县武装部政委，因年龄大，到点就睡觉，他睡后我仍看书写日记，不妨碍他睡觉，他也就不管我，加之他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注意我写些什么。房间内一张桌两个抽屉，一人一个，没有锁，要翻看是容易的。现在分析起来他是没有翻看过，因为我俩相处几个月，他从未提过我日记本上写的事，而且这位政委又是反刘、张的，是“815”观点的。我若住六人间的宿舍，是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在大家睡觉后，让你一人还开灯写日记的。

虽然同住的政委没看过我写的日记，我的日记本却被人翻过，我夹放在日记本中我爱人的照片，被同县同派的人趁我不在，翻我的抽屉将日记本的照片拿出来传看，待我回来时还拿照片开我的玩笑（日记中有记载）。所以，在学习班里，日记本上该写什么与不该记什么还是小心的。

人都有其两面性，我至今都认为自己一生中不很正统，在当年年少跟随主流思想的同时，日记中写了很多紧跟与忠实的言论，但灵魂深处又隐藏着另一面，如在学习班里，私下议论对当局当时反反复复的政策，看成是权力斗争，用“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来自慰我们这一派。同时，已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政治牺牲品，从而对政治看淡。我们曾议论过“暴君”与“独裁”的话题。当然，私下议论是不敢与本县一个观点的人讲的，多数时候是与垫江县学生头头李凤鸣（我们是一个观点）谈的多。这些思想及议论，当然是不敢也不可能记入日记中的。

在我写的“北京一梦”那一部分（本书稿的第五部分）文字中，多处回忆，日记中没有记入，如帮助李畔整理交代、提醒他写交代理伏笔以及李畔身上藏有保命的三封电文稿等事，日记中都未提及，但确有其事，虽过了几十年，留下的印象很深。

我与罗成胜在文革后，仍有多次接触，但因时局变化，每次接触摆谈，都未涉及文革旧事，更没提及李畔。我去深圳工作、后到成都定居，与他都很少来往，以致中断联系近20年。我不知他退休后在涪陵写回忆，我在成都也为公司的事忙碌，直到2016年5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据他说他也是很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谈到他写的书已出版，书中多处提到我及李畔，当即我就告诉他有关在北京学习班上帮李畔整交代，有关“埋伏笔”及李畔身上藏有三封电报之

事，罗听后说，早知道此事应写进书里。他还要我将这段回忆写出来，若有困难，可口述录音交他整理出来。而后我才写出我的这个文革回忆的第一篇文章“北京一梦”并发给他整理。

一个月后，我的这本北京日记失而复得，当日记本寄给罗成胜看后，他即对我的“北京一梦”一文的内容提出质疑（当时他已经整理完成并准备发给何蜀先生办的电子刊物《昨天》），因为日记中并未涉及帮李畔整材料与李畔身上藏电文之事。我在电话中回答他，确有此事，记忆不会有错，不然我俩几十年后第一次通话，我不会不加思索地就告诉你关于上述的事来；这决不是为了写回忆而去编造，因为多年后我们第一次通话时我还并没有考虑写回忆录，要编造也要有条件与过程，不会一接电话谈及李畔就脱口而出；至于为什么当年日记不记，要看当年当时情况，把私下谈话及个人秘密记下，你不是出卖人与要人命吗，好在罗成胜理解了我。（下图：当年的罗成胜〔左〕与周树林。）

篇中转载的李畔在北京学习班大会上揭发批判刘、张的发言稿，是经过大队整理交李畔在大会上去照稿读的。李畔另有本人交代稿，我记得我复写过。涪陵连部对重要人物的交代材料，都要复写自留，因正本都要上交（日记里记录了我按照连部的要求复写了好几个人的交代）。



关于学习班追查谁批准发枪给造反派及有关领导人的事，日记中也未记载。我只能说不会有假和真有此事，学习班几千人也必然有人会记得。我只怪当年自己，对有史料价值的事，眼光太浅，看不清历史长河，未能将应该记下的记入日记而造成今日遗憾。

尽管如此，为了尊重历史与事实，我还是决定将日记原原本本抄录，不作一点修改。愿对那段历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一点参考与帮助。

日记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为酉阳县参加中央学习班的学员，共 14 人：军人 2 人，张向群（县武装部政委）、张杰（县武装部军人，任酉阳班的班长）；红卫派观点的 6 人，分别是甘雄才（酉阳县工会干部）、刘祥林（农业局干部）、石健

（农业局干部）、姚家声（农民）、徐金成（县油脂公司职工），饶德青（107地质队工人）；保刘张的“忠实派”有董泽波（县医院医生）、王正杞（县养路段干部）、陈永阶（农民）、陈茂吉（县税务局干部）、潘世成（107地质队工人）、周树林（龙潭区供销社职工）。

1970年2月16日

今晚乘东方红35号轮去重庆，我们涪陵地区去北京学习的同志，也是今日开始出发。

今天除在家里准备行李外，便是看了一点书，就这样地度过了整个白天。

1970年2月17日

今日下午到达重庆。到李医生家去交了东西，未见到李开智（李开智为酉阳龙潭李医生的姐）。

我们和万县地区的同志一起住在外调人员第一接待站。

今天，我开始阅读伟大导师列宁的爱人著的《列宁回忆录》。

1970年2月18日

连部通知我们在重庆休息一天，晚上搭610加班火车驶往北京，一同前往的有万县、达县、江津、铁路分局及绵阳的同志。

白天在解放碑去购买了日本留苏学生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70年2月19日

在610火车上又过了一天，确实很难度过，只有打牌，闲谈，看景。其它问题根本不愿去考虑。

1970年2月21日

下午到达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平生的愿望实现了！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啊！毛主席，能不能见到您老人家。

我坚信一定能见到您老人家，我们日夜想念您。

同志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组织纪律性的确加强了，为什么自觉性突然增强，因为大家对毛主席老人家非常热爱，比起来的时候就大有不同。

我们四川班的同志住在后勤学院，在到后勤学院的路上，经过了天安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北京车站、北京饭店、民族饭店、邮电大楼等，这都是很幸运。

北京的干风吹得很厉害，给了一个很好的见面礼，真不愧是北方。

到后勤学院后，带队的人宣布了中央规定的几条纪律，即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不准外出，不准串连、不放假、不写信、不打电话。

连续赶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觉根本就没有睡好，感到很疲劳。

1970年2月22日

昨晚开始下大雪，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好一个北国风光。

可惜看不到整个北京城的雪景。

今天是星期日，连部安排休息，打扫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到服务部去洗了一个澡。

下午继续看《列宁回忆录》。

不能上大街，不能到首都的各个地方去，不能到久仰的地方去，内心总是有点不愉快。

1970年2月23日

继续下雪。

上午讨论组织纪律，总结路途以来的好人好事。下午，后勤学院召开欢迎会，我没参加。

又害病了，与在成都害的病一样。为什么到北京后病又发了呢？不适应环境和气候吗，有可能，看来身体太差了。

到毛主席身边就害病，真倒霉。一定要把病治好，一定要治好。

不加强锻炼身体是不行的，到学习班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1970年2月24日 星期二

病有所好转，下午躺了一下午。连部召开大会（我没参加），总结路途的好人好事和存在的问题。

“学习班的组长是林副主席，副组长，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常务副组长，伯达、永胜同志。四川来的共分三个团，我们是第三团一大队四连，第一大队有自贡、宜宾、内江、涪陵、万县。第二大队有达县、阿坝、西昌、凉山、甘孜、茂汶。第三大队有省革委办事机构人员。我们属成都军区直接管，50军管一个团，13军管一个团，三个团分开住。”

在床上想到很多问题，中央对四川问题的处理怎么样？

现在我的思想为什么跟不上中央？为什么跟不上形势？

以前有很多问题总是不愿去考虑它，因而是该想的没有想，该做的没有去做。现在应该首先从自己的世界观上去考虑。

病中思亲人，娟（我爱人钟田娟）怎么样？

1970年2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讨论学习班的宗旨，结合讨论题：“你参加中央学习班，开始有些什么想法？”

继续端正学习态度，强调组织纪律。病基本好转，自己能行走，看病，吃饭，多亏同志们的照顾。

晚上一般都是安排读报纸，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读《列宁回忆录》。

原7822部队¹的几个首长也参加我们连学习，为什么？

1970年2月26日 星期四

今日学习了毛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颁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文，结合六不准进行讨论。

上午学习和打扫卫生，下午继续讨论。

今天在我们连楼外雪地上，发现写上“打倒李畔”的标语和一个雪人，雪人身上写着“我就是李畔”。

好家伙！在中央学习班上还搞派性，对这种派性的挑衅，对这种目无中央，违犯纪律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涪陵班和其他班的同志采取了抗议的行动，并报告总办公室，要求解决。

斗争是极其复杂的。

1970年2月27日 星期五

今日学习毛选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学风不正就是主观主义，党风不正就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历史的、阶级的、全面的、辩证的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而是靠主观臆断，片面的看待一切事物。因此，主观主义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和反映。我们在工作中也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总是狭隘的、教条的、经验地处理问题和认识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正

¹ 7822部队，当时成都军区驻涪陵地区的独立团。1967年8月11日，该部队62分队（驻秀山）奉命向涪陵忠实派送枪支，任务完成后车队返回秀山途中在原涪陵县龙潭镇境内遭到红卫派伏击，指战员被当场打死23人，打伤15人，造成四川文革中支左部队伤亡最为惨重的“8·11”事件。

是如此吗？

在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绝不能带着主观主义去反对主观主义。特别警惕再犯主观主义错误。

下午看病，用新针疗法将我的脚医治了。

明天，传达中央文件。

1970年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和下午都在后勤学院听传达中央文件。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传达中央〔69〕87号、88号文件¹，由成都军区副政委赵××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²。

刘、张的错误确实惊人！真想不到！

摆在我们面前确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即对中央的态度问题。

林副主席教导：“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组织上必须坚决服从。很多问题一时难以理解，肯定是长期陷入派性的原因。

思想斗争是艰苦的、痛苦的、长期的。但一定要正视事实，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严峻。

自己必定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为什么听了后总有点不舒服，态度是有问题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0年3月1日 星期日

今天，讨论听了报告会的体会，对中央指示的态度及以前的想法。

中央指示的问题，我为什么原来没想到，为什么跟刘张犯错误？犯了哪些错误？这是邓副司令员对我们提出的思考题。

讨论中提到大田湾³一事，在中央面前一定讲清楚，相信中央能正确解决。老实一点，虚心一点，才能不断前进。

不夹住尾巴做人是不行的。

1970年3月2日 星期一

¹ 8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当时所称的“一二·二五批示”；88号文件即《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两个文件的要点是把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推给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承担（一年半以前中央还坚决保刘张，严厉斥责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暗中支持下的一派群众组织“打刘张”是“为李廖翻案”，“是刘邓复辟”），调整了四川省领导班子，加强了一直与四川省一把手张国华闹矛盾的梁兴初的权力，试图强行使四川的文革按照中共“九大”的所谓“团结胜利的路线”继续发展。

² 即《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1969年12月27日），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³ 指1967年9月15日涪陵忠实派由周树林率领的302连在乌江东岸的大田湾遭红联司武斗队伏击的一场战斗，忠实派死4人（3个初中学生1个工人），伤十余人，是该连在整个武斗行动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今天接着昨天的问题进行讨论。

上午自己发了言，内容谈一下对中央文件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

下午张政委来我县参加讨论，点名我发言，便又根据上午的内容发挥了一下。一定要正确地、辩证地检查自己，不要全面肯定和否定一切。

中央肯定了我们正确的，否定了我们错误的。

1970年3月3日 星期二

四川落后有哪些表现？谁搞错了？错在哪里？根子在哪里？刘、张的错误属什么性质？自己与刘、张的错误怎样划清界限？揭发刘、张的问题？在刘、张的影响下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

这八个问题是目前几天的讨论题。

上午学文件，结合文件的精神实质。下午，袁参谋长来我班参加讨论，并发表了意见。内容总的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要不服气，也不要翘尾巴。

对提出一些问题的解答是含糊的。

与错误划清界限是应该的，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1970年3月4日 星期三

今天，把文件上点名的错误文章¹发了下来。全天都是自学，对错误文章的认识能力太差了。

我们从楼上迁到楼下，我和张向群政委住一间小房间。

1970年3月5日 星期四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办公室的学习计划发下来讨论，要求提出修改意见。

计划：一、指导思想和学习目的，二、学习要点和步骤，三、注意的问题。

整个学习分4个阶段：1) 学习文件，端正态度。2) 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路线斗争觉悟。3) 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4) 进行学习总结。

大批判中着重批判省革委个别领导人的如下错误：

1) 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和“反红十条派”。

2) 违背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搞反复的运动。

3) 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

¹ 指中央88号文件中提到的“《四川日报》编辑部《击溃‘二月逆流’的历史经验》等错误文章”。

4) 利用职权，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

5) 大搞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利用各种宣传文艺，为个人树碑立传。

划清界限，清除对省革委个别领导人的迷信，肃清影响，澄清是非，接受教训，做到五统一。

讨论后都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看中央怎么批。

1970年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听传达中央首长元月十三日、二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下午讨论，中央首长讲了4个问题：1) 学习班的组织领导，2)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端正学习态度，3) 小班的学习问题，4) 学习计划的问题。

从首长的讲话所感到中央的群众观点很强，对学习班的学习情况很了解，很能体会群众的心情，最关心群众、最爱护群众、最保护群众，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再强调应多作政治工作，一再强调从教育出发挽救同志。

听后感到首长的讲话是很亲切的，听后对四川问题更进一步明确。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解决不了呢！还有什么包袱不能放下呢！

“年纪轻嘛，前途无限，参加文化大革命犯了一点错误，但得到了锻炼，逍遥派才最危险”，“把现在当作继续革命的起点”。这些话多么亲切，对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是最大最大的鼓励！

1970年3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讨论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实质。下午自学党章中的总纲二、三、四、五条。

今天张政委¹问我结婚搞得很热闹吗？这简直是造谣，诬蔑，这些东西还造到我头上。

离开龙潭已是一月了，一月来的思想变化确实很大，这样的变化连我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过。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人的一生难免不碰到一些顺心的事和不顺心的事，碰到很多问题，在碰到这些事和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开始是没有经验对付的，以后遇到这些事多了，他也就有经验了，也能对付了。也就是他采用不同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的事情，有的称之为策略，我就叫他为“手段”，这种人现在不是很少吗？但他就能对付。

对政治产生恐怖之感，本来就是不对的，是政治工作危险论的体系，为什么

¹ 张政委：指酉阳县武装部政委张向群。

这种情绪的人还存在，还不少呢？看来是没有开展大批判的原因吧！

任何时候他就是一贯正确，真的吗？好笑。事实和历史否定不了的，对这种人我不愿回答他一句话。

社会大学是很有学头的，世上也是太复杂了。

今天就算是札记吧。

1970年3月8日 星期日

今天不休息，同样学习。上午和下午学习讨论党章，晚上看了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

党员开始过组织生活，我们团员也参加一起过，中央学习班还要求填简历和党团登记表，看来连里马上要建支部。

1970年3月9日 星期一

继续学习党章。讨论了我们第三团学习领导小组名单。晚上在礼堂听传达中央首长对“四川班入学教育的报告”，“学员报告”的批示。

今天听到一些新名词：“刘、张路线”，“刘、张有一条又粗又长的派线，一直插到生产队”，刘、张的五个东西——“一个基地、一条派线、一个纲领、一个班底、一面旗帜”。

在讨论党章中，对什么属于无产阶级，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党必须领导一切，什么是党的领导等等问题进行了很热烈的争论。很好，通过争论，帮助我对一些问题不足的认识。

在任何时候，两眼都必须看自己，千万注意这一点。

1970年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讨论中央首长对“入学计划”的批示。

下午又讨论党章。

1970年3月11日 星期三

班里开了一个小组会，引起很大的意见，我也参加了小组会，本是一个班，十几个同志，又要分几个在一起，当然要引起其他同志的看法和不同想法，我也认为这种方法不妥，有影响团结之不利效果。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坚持正确的原则，与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倾向作不倦的斗争，这种人，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

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些诗在三月镇反中鼓舞着我战斗。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应该有志气。

一个人应该有志气，另一个同志也提出这句话。怎样才算得一个有志气的人呢？怎样才能够配得上一个有志气之人？

应好好敲打敲打。

1970年3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连部召开学习党章体会的讲用会，有两个同志发了言。下午同样是讨论党章。

“革命造反派”这个名词有没有阶级性？很多人认为“革命造反派”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因为它里面：1）有很多阶层的人参加，2）混进了地、富、反、坏、右分子，3）范围太狭窄了。因而，就没有阶级性。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造反派”同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先锋队之称呼，所谓“革命”二字，就说明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和“革命委员会”一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同时都具有革命性、阶级性、先进性。

“革命造反派”为什么没有阶级性呢？难道还属资产阶级的吗？混进的坏人根本就不能代表或不是造反派，这个道理还不懂吗？比如党内混进了叛徒、特务一样，坏人就是坏人，革命者就是革命者。

搞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冲锋陷阵，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现在却说他不是无产阶级的，不属于无产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阶级性、先进性，真是奇怪，奇怪。

1970年3月13日 星期五

今天记些什么呢？

上午与张政委扯了些经验、教训的事情，很投机，我和他住一间房间，谈问题总有点别扭。但今天我都很坦率，把我近来的想法都讲了出来，也讲了关于一个领导者应该勇于承担责任的问题及县武装部领导人以后的团结，才能避免被社会上的派性所利用等问题。有意启发他应主动、敢于承担责任，不要这也推，那也推，引起领导人之间不团结，而把责任推向群众。

对我所谈的问题，他也表示赞同。

这个人就是不敢负责任，就爱表现自己一贯正确，而且很爱面子。作为一个领导，一个班长，具有这些是不能把下面带好的。随时都应该提醒他，特别是心血来潮的时候。

思想烦恼往往给人带来精神负担，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斗争，将会使人

产生各种不同的因果，如痛苦和幸福。唯物主义者是不害怕斗争的，他把斗争看成是幸福的来源，甚至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只要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不害怕斗争，而在斗争中找到他的幸福。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完蛋就完蛋，有什么了不起。把那些担心、害怕、恐惧、忧虑等等，统统地抛掉吧！

不要被这些绊住了脚；这双革命的、前进着的脚一定要往前走，而更应该迈得大步。

主席的诗词，成胜的敬录何等的好：“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70年3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同样讨论党章，下午过组织生活。因不成立支部，由党支部领导，编了小组，我们和秀山一个组，一共七个同志，选了秀山的胡尔周同志（秀一中教师）为组长，第4小组。全连团员为35人，绝大部分都超龄。

晚上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

“勇敢不等于无畏，无畏才称之为勇敢”，是这部片子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警句。

单纯的勇敢是没有的，去掉无畏的勇敢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勇敢就是要无畏，只有无畏才能叫勇敢。

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害怕，不退却，不怕苦，不怕死，为着人类的幸福，为着自己的崇高理想，为着革命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奋勇地战斗，一直到他的生命停止跳动为止。这样才叫无畏。

无畏是无产阶级的，是每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所具备的。

无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无畏的人，才是最受尊敬的人。

影片中法西斯少校引用一个大诗人的名言：“困难的时候，回想幸福的情景，是最大的痛苦。”是真的吗？简直是一派胡言。

在困难的时候，回想起幸福的情景，更鼓励他战斗，更增添他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更能够唤起斗志；为什么失去了幸福？是什么东西夺走了他的幸福？他自己明白，他自己最清楚。为了幸福，他就要斗争，战斗，他决不会感到痛苦。只有资产阶级和怕死鬼才会有这种感觉。无产阶级就是把生活当作斗争，斗争就是生活，斗争也就是幸福。

把自己高身于革命事业就是最大的幸福。

对待幸福的看法，是两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反应，当然，各有各的幸福。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幸福。

为人类的幸福，勇敢的战斗吧！

“在人们团结起来后，你就会感到羞愧”。“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笑指沙场火正熊。乐在天涯战恶风”¹。

1970年3月15日 又是星期日

两年前的今天，中央首长三月十五日的指示²传到巴山蜀水，传到天府之国，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热泪盈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红十条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衷心祝愿毛主席老人家万寿无疆！

3·15指示拨正了四川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指明了四川文化大革命前进的道路，为建立省革命委员会奠基了很好的基础，使四川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为“红十条”战斗过的战士永远忘不了3·15指示。3·15在人们脑里还记忆犹新；修改二、五条就是反“红十条”。说十条过时，就是为李、廖翻案，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刘、邓复辟，就是反中央。你们就是不讲路线斗争。右倾翻案，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为宣传、贯彻3·15指示，挨打、挨骂，何所惧，为捍卫3·15指示流血流汗何所惧。

这就是以前，以前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现在，记得它的人却越来越少，为什么？？？

3·15指示过时了吗？〔69〕87号、88号文件难道和3·15指示不是一回事吗？

1970年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团部传达中央首长七、八、九三日接见山东、内蒙、成都学习班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

¹ 这是文革初期广为流传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的一首《七律·答友人》中的两句，原诗为：“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实际上诗的作者是陈明远（他因此被诬以“伪造毛主席诗词”大罪而遭到批判抓捕），郭沫若曾为之修改，将“问余”改为“问君”，“猪圈”改为“庭院”。这首诗影响很大，一些群众组织的战斗小组或小报都取名为“笑指沙场”、“火正熊”、“战恶风”等。

² 指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的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成都的红成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等（在梁兴初和五十四军暗中支持下）掀起的“打刘张”浪潮，将“打刘张”上纲为“是为李廖翻案”，“是刘邓复辟”。日记作者此时回想“三一五指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许多原来保刘张一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对中央出尔反尔又打倒刘张的决定想不通。

宣读了中央首长批准（除江青同志签的“暂不送”，文元同志签上“暂不看”，其余首长都划了圈）四川学习班临时党委名单及各团临时党委名单。

下午，连部布置学习转入“大批派性的表现，大列派性的罪行，大查派性的危害，大挖派性的根源”打一场围剿派性的人民战争。

班里对派性的表现进行了讨论。

1970年3月17日 星期二

针对派性的问题进行讨论。说话就是要实事求是，中午为此写了几句。

论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一切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善于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决定方针、政策、路线，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根据和向导。

实事求是，就是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那就应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二，把蚂蚁当大象，把飞机当大炮，把十当成万，决不能夸大和缩小事物的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就是要阶级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不要否定历史，不要脱离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况，抽象地、片面地认识问题。要看到事物在发展，万物在变化。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决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用今天的眼光去否定过去的一切。

实事求是，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严峻，不管现实情况多么艰难，决不掩盖事实的真情，决不欺骗自己。

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都必须有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看待一切，解决一切。

这就是我对实事求是四个字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针对那些不实事求是而写的。

1970年3月18日 星期三

白副主任在上午传达了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的通知”，“关于反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通知”，“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70〕3、5、6号三个文件。理解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的情况，讨论了一天，着重讨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

讨论效果不大，因都是七扯八凑的。

白副主任还提出“要重新认识四川，重新认识刘张，重新认识自己”。
我又不是反革命，有什么可怕。让那些爱攻击的攻击吧！

1970年3月19日 星期四

今天是来学习班最好过的一天，班长上午到连部开支部会。下午，安排打扫个人卫生。上午讨论是闲扯，下午洗个澡就这样地混过了。

这几日觉总是不够睡，老爱做梦，每晚都梦见了娟，见到了川东，回到了家。出来也是一月了，是有点思念亲人。

我记得她的话：“我不会给你丢人，不管你去多久，我等着你，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一切。”想起她的话，就增添一份力量，不愧是我的好爱人。

1970年3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下午结合三个文件进行讨论。

1970年3月22日 星期日

21日上午过团组织生活，学习党章，下午参加劳动（挖防空沟）。

22日不休息，团部布置三个讨论题：1) 四川敌情严重表现在哪里？2) 敌人为什么受不到打击，根子在哪里？3) 我们过去对敌情是怎样想的，这三个文件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关系，我们应抱什么态度？

根子当然在刘、张身上，为什么打击不力呢？当然应该从政权上去找原因。

昨天晚上，班长指出我与陈吹牛的错误，很好，一定要改正。

少说废话，少发表议论，多干些有益的事情。

1970年3月23日 星期一

中央批准学习计划发下来了，对学习目的也明确多了。对计划讨论了半天，下午连里召开大会布置明天去故宫参观收租院一事。

看来，整个学习已进行第二阶段；先行阶级教育、战备教育，后就开展大批判。

昨晚，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

“战胜自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维娜的思想演变过程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她终还是能战胜自己。

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事，而又是一件痛苦的事，也是人一生中必碰到的事；怎么办？还不是要战胜它，怎样战胜它，有没有毅力战胜它，靠什么来战胜它？也就是怎样战胜自己的问题。

靠真理，靠毛泽东思想，靠自己的决心，靠这些就能战胜自己，是能战胜自己的。

要革命，就一定要战胜自己。要战胜自己，必定首先纯洁灵魂，纯洁灵魂，就是思想改造。当前，我最主要、最主要是纯洁灵魂。

1970年3月25日 星期三

昨天，参观了在故宫里办的《收租院》，听了刘少英诉苦的录音报告。

今日上午参加劳动，下午讨论班的决心书。

这两天收获不少，应该很好地记一下笔记，确实太累，时间也不早了，放到明天记吧！

明天一定要记，不能再推了。

记住三月二十七日，这难忘的日子快来了。

1970年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通过班里的决心书，下午各班表决心。班里的团结气氛在逐渐增强，真正要团结起来，是还有一段过程的，这也并不奇怪。

24日外出参观是来京后的第一次，路过天安门是说不出的高兴，车子真是走得太快了，没有好好的仔细地瞻仰一下今年才修缮过的天安门。回来的时候，总想多看几眼，特别是毛主席出来时在天安门站的位置，内心背诵着今天见到了那些地方。

毛主席啊！能不能在五一节见到您，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五一节。

故宫的雄伟建筑和艺术技巧真的迷住了我。这是封建皇帝住的、享乐的、镇德人民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劳动人民的游览地，皇帝就凭此统治了人民几千年的老巢，现在一切都是人民的。

祖先的工艺是何等的好呀！看到了故宫都是荣幸，可惜的是只看到东宫，还有西宫、正宫没见到。

历史在前进着，社会在向前发展，被推翻了的封建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是长期的、是永久的。

故宫也将永久不会变成皇帝的了。

1970年3月27日 星期五

今天听传达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都军区党委《关于处理叛党分子王茂聚的通知》，传达中央首长12月29日的讲话。

下午参加劳动挖掩体。这样度过了今天。想利用晚饭时间称点糖果表示一下，

可惜又没称到。

三年前的今天，乌云滚滚，硝烟弥漫，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笼罩巴山蜀水，气焰何等嚣张，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十多万人身受迫害，谁不感到恐惧，悲痛，愤恨。

就是今天，我才开始尝受捆绑的滋味。就是今天，我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就是今天，才知道什么是“专政”。就是今天，走上了地狱的大道。

多少话儿向谁说，多少苦水向谁倒。二十三日的地狱生活，熬尽折磨不算少。

谁使我重生，谁使我脱离了万恶的地牢。毛主席营救永记牢。

三月二十七日，是我难忘的日子，永远也不能忘掉。

1970年3月29日 星期日

28日上午过团组织生活，下午自学。

29日听宣读省革委首长张国华同志、梁兴初同志、李大章同志、谢家祥同志、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的错误检查。

听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了。对上层的情况也清楚了些。

六个同志的检查给我们斗私批修作了很好的样板。那种一贯正确论见鬼去吧！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一贯正确的，这是事实，也是历史所见证的。

1970年3月30日 星期一

劳动半天，讨论半天。讨论六个首长的检查诚恳不诚恳的问题。诚恳不诚恳关键在于以后改不改的问题，我的态度，中央认为可以，就可以，你说不可以也不顶用。

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央是满意的了。

1970年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研究搞专栏之事，下午连部召开大会，关于参观“三条石”注意事项。

××总说我保刘、张，不敢接触具体问题，替刘、张错误辩护，转移斗争矛头，问题不集中，捂住盖子不让揭发等等。

什么不跟主席，学习态度不端正，划不清界限等等帽子也扯起来了。

我的态度是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搞，中央没说的事，我就不能搞，而且坚决不搞。

对刘、张的错误同样是这样，中央文件定了的，我就批；中央文件没定的，我就不乱来，因中央首长也讲过不要添油加醋。

一切违犯中央精神的言行必须坚决抵制。有的还提出“反戈”吧！

我反什么戈？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跟主席跟定了，现在提这个问题真是好笑。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1970年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参观了“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度过半天。下午同样进行忆苦思甜。晚上参加欢庆“九大”一周年的晚会。

今日参观是来首都后的第二次。通过参观“三条石”，对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了解一些，革命意志也有所增强。

今日是“九大”召开一周年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重要社论。

一年前的今天，与龙潭区的人民共同欢庆，载歌载舞，忙得不可停。学习“九大”的公报，通夜难眠。红心向往主席，红心向往北京。

今天，我在首都欢度“九大”召开一周年，在主席身边欢庆，怎叫人不高兴呢！

面对现实叫人一言难尽。“九大”胜利万岁！永远万岁！
这是我要说出的心情。

1970年4月2日 星期四

继续进行忆苦思甜活动，下午休息，我参与审稿工作，又没休息上。

准备写一篇批判稿，内心总很空虚，一提笔就写不出，写出来也是空洞无味，空话连篇；也是多久没提笔和没有实学的原因吧！

有什么办法呢？要完成任务。

1970年4月3日 星期五

还是开展阶级教育，下午参与粘贴大字报，打一下杂。

今天我突然考虑我以后怎么办的的问题，至此以前总不爱考虑它，因目前是最没现实、最没有意义的。

确实，以后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怎样去做？

总是胡思乱想的，得不出一个结论。只有听之任之吧！

一生交给党安排。

1970年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自学，讨论了董泽波写的批判文章。下午听团部孙副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作关于“掀起揭发批判刘、张同志严重错误的高潮”的动员报告。

会上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同志作了典型发言。

孙副主任的报告分两部分，一个总结了前阶段的学习收获和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关于开展揭发批判问题。

报告中谈活思想和批评错误思想较多，强调批判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也讲了一些，都是带启发性。

大揭发、大批判开始了，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开始了。这必将是学习的高潮阶段。

老实一点，要认真的总结自己。这是随时应该敲打的问题，也是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唯一办法。

多说一句，还是老话“夹住尾巴做人好”。

1970 年 4 月 5 日 星期日

今天讨论孙副主任的报告，认识为什么要对刘、张进行批判及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自己的态度。

晚上看电影《地道战》。

1970 年 4 月 11 日 星期六

好几天没记日记了，这几日除讨论孙副主任的报告和听了韩准登、宜宾两位同志的揭发，自己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四月九日，是我的生日，是我进入下半辈子的日子，这天我满了我预计能活的一半，即 25 周岁。

这天，我在会上用了一天的时间，检查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为，也是向党向毛主席交了心，是脱胎换骨，去掉渣子的日子，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我的发言共用了一天半时间。满怀革命豪情，去掉悲观思想，向新的一岁，新的一年大踏步地迈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70 年 4 月 12 日 星期日

听孙副主任再次掀起大揭发刘、张严重错误的动员报告。讲了三个问题：1) 目前大揭发中的问题；2) 为什么要开展揭发；3) 怎样从深度、广度上发展。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态度端正，目标集中，把自己摆进去等问题。

要把大揭发搞好，必须两眼看自己，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才行，没有一贯正确的。

中央首长也指出，“解决四川问题不能让你兵团、826、反到底胜，红成、815

胜，而是毛泽东思想胜”，“你们都是一派，资产阶级派，没有什么区别，要你们都输光，输得只剩骨头”。

确实，不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是得不到共同的语言，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70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一

继续揭发，董泽波同志发了一天的言。什么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上推下卸，避重就轻，躲躲闪闪，有什么了不起，天垮下来擎得起，最多把脑袋输掉，谁又不死。

问题就是客观事实，只有承认客观事实，面视事实，去斗争，争胜利，这是唯物主义者。

攻击、谩骂、恐吓，听惯了就自然了，随便了。

1970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二

上午董泽波继续发言，下午军人听报告，我们等于休息。

从昨日起，开始阅读《马克思传》。

认真地、刻苦地学习伟大导师马克思的一生，多增加一点马列主义，是我读这本书的态度。

1970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三

今天继续揭发。万县连为云阳问题¹引起一场争论，波及住后勤学院的全体学员，两派都各有不同看法，有不少班因此而没学习。

有两种认为：一种认为揭发问题不能指向群众，不能以派性去反派性，而且要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认为就是捂盖子，不让揭发，揭得越深越尖锐，他越反对。是揭发还是捂当然是大是大非问题，可是四川的盖子在京西会议就揭开了，群众还存在捂不捂的问题呢？群众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拿这个帽子，动不动就戴在群众身上，未免太可笑，太不高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¹ 云阳问题：当时四川省万县地区云阳县“11·27”派（又称“拐派”）本与万县地区“主力军”属同一派，并曾派出 10 个武斗连队协助“主力军”打垮了保守派红色派。但在 1967 年底、1968 年初，“11·27”派与该县红卫兵秋收起义部队（又称“秋派”、“红云”派）发生武斗，“秋派”被赶出云阳县城，流落到万县市等地。加上“11·27”又在“打刘张”问题上站到了红成、八一五一边，更与万县地区“主力军”形成对立。1968 年 6 月 2 日，万县地区万县市、万县、梁平、开县、忠县、巫山、巫溪、城口、奉节加上云阳“秋派”共九县一市 29 个武斗连队 4000 余人，在军分区支持下，以“武装护送红云战友回县抓革命促生产”名义分五路进攻云阳县，与“11·27”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激战至 8 月 6 日，万县地区九县一市武斗联队攻克云阳县城，“11·27”派翻越大巴山外逃。九县一市武斗联队举行“解放云阳”入城式。在武斗中，双方都曾惨无人道地成批杀害俘虏。

1970年4月16日 星期四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六日二十三时至二十四时三十分，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永胜、春桥、法宪、作鹏、先念、登奎、会作、德生十一位同志，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在中央学习班的山西、贵州、新疆、湖北、内蒙、四川六个省的二万一千学员。

总理、伯达、康生、永胜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我坐在主席台的右侧边 135 号座位上。

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也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最大鼓舞。难忘啊！四月十六日这光辉的日子，永远世代相传。

只恨我笔法太钝，只恨我口才不行，写不出的心情，说不出的言语，表达不出当时的情景，表达不出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心儿啊！你为什么总是跳得这样快，

时间啊！你也应该慢慢地离开。

让我们多看首长一眼，

多享受一点首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千枝笔，画不出这动人的情景，

万张嘴，也说不完幸福的会见。

十一位首长亲切地向我们微笑，

两万张笑脸孕育着最大的关怀。

经久不息的口号声常打断首长们的讲话，

雷雨般的掌声轰动全场。

两万颗红心永向党，

首长们的指示指明了前进的航向。

首长们，我们有多少话儿要给主席讲。

首长们，我们有多少歌儿要给主席唱。

首长们，请把我们的千言万语汇成的一句话，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带到他老人家身旁。

一个小小的公民，

能会见祖国的伟人。

一生中的最大光荣，

来自党的恩情。

心儿啊！你现在为什么还这样沸腾，

脑子啊！你为什么还平静不下来。

动人的场面，

时时在眼前呈现。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永跟主席闹革命，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70年4月17日 星期五

讨论中央首长报告的内容，重点讨论报告中的形势部分。

四月十七日，是我再生的日子，是三年前被释放的日子，是我重见光明的日子。

李畔政委今晚来我连，政委精神还好。犯错误改了就好，有什么了不起。
还一批二保三帮四看。

1970年4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听连部报告，下午自学、讨论首长报告。

晚上看《海岸风雷》电影。

1970年4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传达了中央首长法宪、会作、德生四月十五日凌晨接见四川班领导小组的指示。

中央首长四月十五日的讲话，对刘、张错误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解释。

“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谢家祥作了检查，刘、张也作了检查，郑志士也作了检查，何云峰也作了检查，都有错误，错误的性质严重的是刘、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刘、张，中央现在还是保嘛，还一批二保三帮四看。刘、张还是省革委副主任，刘还是成都军区副政委，刘、张还是省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嘛，中央并没有说刘、张的错误比二月镇反还大，没有讲比李井泉还大。刘、张的错误是革命阵营中的错误，是自己人犯错误，二月镇反是反动的，刘、张是内部矛盾，怎能说提刘、张的意见就是为李廖翻案，为刘、邓复辟¹，对这错误的讲法要批判”。

“保刘、张中央现在还是要保，你过去是保了他的错误。保还是要保，不是保他的错误，批判他的错误还是保，帮他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按毛主席的

¹ 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严厉批评四川的红成、八一五派“打刘张”，斥责为“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该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曾在全川大张旗鼓传达和学习、宣传。然而才过去一年多，中央就把刘张拿下，还是以前红成、八一五“打刘张”提出的那些问题。因此在这个中央学习班里便有一些当初保刘张的人重提“三一五指示”中的说法，表示不满。

指示办事，不是要批倒、批臭。不但要批刘、张的错误，李、廖、任及二月镇反也可以批判，刘、张的错误在本人，不在群众，头头要带头检查，承担责任，头头就解放出来，群众也就解放了”。

“现在不是讲错误是大还是小，不检查、不改，问题就大，不改是没有好的结果，检查错误不会垮台，坚持错误就要垮台”。

“倾向性就是派性”，“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风细雨”。

中央的指示纠正了学习班内的一些错误倾向，同时也拨正学习班的航向。给那些极左思潮当头一棒。

认为，任何时候都要一种倾向防止掩盖另一种倾向。

证明我原保留的一些看法有的是正确的。

1970年4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讨论形势，进行个人总结。

一分为二的看待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具备，正确估计自己，三年来所作所为是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对待自己，应该“严”字当头，事事、处处严格要求，不迁就自己，不原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夹住尾巴。

错了就承认，就认账，姿态高一点，问题好解决；不承认，还抵赖，结果不但对党的事业不利，还害了自己，最后威信扫地。

事物是由矛盾组成的，人是生活在矛盾中的，矛盾就是斗争，斗争就是幸福。矛盾同时推动着生活前进，所以，要正视矛盾，敢于斗争。

思想顽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种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的贪生怕死可怜虫。

背后射来的冷箭最不好提防，警惕被友军射伤而自枉然！

1970年4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闹崩了，说了错话，不主动承担，还说我们挑拨军民关系，倒打一耙，把错误转嫁于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吗？

帽子我就不能戴，我当然要申辩，一个革命者，就要实事求是，就要伸张正义，我当然要说，这是我的权利。

坚持错误不改，以后还要犯大错误，吃亏在于不老实。

人就是要有人格，为坚持真理而生，为坚持真理而死。

闹崩了，就好了，问题摆出来了就清楚了，是非也就分清了。何必藏在肚里，惩罚自己。

当然，事情并不大，承认一下错误不就好了，只要承认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但结果却闹僵了，真是好笑。

关系上还是要和原来一样，不要因此而伤了感情，那未免太不应该，自己应该主动接近才是。以后说话应多加考虑。

1970年4月22日 星期三

今天是伟大导师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共同发表重要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社论写得何等好啊！共七个部分。社论对伟大导师列宁的评价是千真万确的。社论对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作了英明的论述，对现代社会帝国主义给予狠狠的批驳和揭露，对美帝和苏修的命运作了十分正确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的列宁的学生，才敢于这样做。

社论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又一最大发展，是划时代的伟大文高，是对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

学习班办公室要连部派人回去取夏衣，允许学员们写便条，便条不准谈学习班内的情况和思想问题。因而，便给田娟写了一封信，一封公开的私信。

由于写信要检查，只有简单地写几句，不知娟何日才能收到，能否会解我信中的意思。总之，见信如见人，她会理解的，给父亲和单位也写了信。

1970年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劳动，下午打扫个人卫生。晚上团部开讲用会，关于对4·15指示¹的理解问题，有两个同志在会上讲用。

台下秩序很不好，闹、轰、走动，有一个还冲上台去要求发言，看来他是有意意见中的特别一个，这是学习班以来在大会场合出现的第一次。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当然，各有各的看法和认识。

作为领导来讲，应引起注意，找出根源，多作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也反映了很多人的思想没解决问题。

理解4·15指示，应该全面、正确的理解，讲用会也应该从正面理解中去引导，光批评一些，曲解与不是活思想的东西，当然有些同志不服，压，更服不了人。我又同情又不同情，同情他们看法有一些正确，不同情他们在会上大轰大闹。

¹ 4·15指示：即前述吴法宪、邱会作、李德生于4月15日凌晨接见四川班领导小组的指示。

1970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讨论怎样全面、正确理解中央首长 4·15 指示及讲用会的情况。

对学习班近来的情况是有两种看法，两种结论。我认为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现象，正常现象。当然，目前揭发批判的停顿和深入不下去这是事实。

这一派的积极性总是调动不起来，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干扰揭发、批判？

领导注意这个问题没有？中央是注意了的，4·15 指示就是警告，就是打预防针，就是调动积极性。但为什么收效不大呢？关键在具体领导人。

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用此来压人是压不住的。思想性质错误和敌我矛盾要严格区分开来。

今天又开始治脚，扎银针昏针，没有什么，下决心，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继续治疗。

1970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讨论讲用会闹事的问题，下午讨论关于明天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去参加劳动的问题。

上午多数同志都未发言。今天宣布严副师长提为大队长，7822 部队的朱教导员为我连指导员。为什么？没讲明白，一句话，加强领导。

我大队现有两个大队长，我连有两个指导员，新提的两个原都是支持所谓“红十条派”¹。

为什么要提就容易理解了。不发言，说明思想没敞开，有思想问题，是什么原因。

难道这都是派性吗？严格要求自己才是正确的，总有人要说话。

1970 年 4 月 26 日 星期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现了！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29 公里，最远点 2284 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 68.5 度，绕地球一圈 124 分钟。卫星重 73 公斤，用 20,009 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

这是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¹ “红十条派”：在 1967 年底，成都的红成派与重庆的八一五派等组织掀起声势浩大的“打刘张”高潮，成都的八二六派与重庆的反到底派等组织则坚决保刘张，并且认为刘结挺、张西挺是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上任命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保刘张就是保卫“红十条”，因此自称为“红十条派”，而将“打刘张”的组织视为“反红十条派”。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所取得的结果。

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

毛主席万岁！

中国对人类应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卫星上天，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对帝、修、反的核恐吓是一个彻底的打击，中国登上世界科学的顶峰。

我国卫星是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这是我党“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年的日子。

在欢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日子，我们到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去接受教育，去参加劳动。此工厂离我们驻地十几里路。

上午听该厂革委会副主任介绍该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介绍工人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动人的先进事迹。

又听了该厂革委会委员，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诉过苦的袁红同志（女）给我们进行诉苦教育。

参观了该厂主要车间设备及工人们辛勤的劳动情景。

下午，我们就帮助该厂拆水泥模型。回来时感觉很疲劳，但情绪很高。

1970年4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放假洗衣服，洗澡。下午军人去听报告，安排讨论，结果吹牛过了下午。

由于很少参加劳动的缘故，昨天搞了一天，今天觉得很累，上午加中午几乎是睡了五个小时的觉。

回去后，一定要下农村去很好锻炼，否则，年纪再大一点，我怕就劳动不得了。

不劳动，确实容易染上资产阶级的坏思想，贪图享乐，怕苦怕累。

劳动改造思想，纯洁了灵魂，这是主要的，其次也锻炼了身体。劳动改造主观世界，也改造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幸福。

劳动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无比高尚和无比光荣。劳动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应有品德。

一定要很好地为党、为祖国勤奋地劳动一生。

1970年4月28日 星期二

下午三时，团部召开大会，办公室杨副政委传达了中央首长批准我们参加“五一节”欢庆晚会的特大喜讯，这真是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无不欢欣鼓舞、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从内心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从肺腑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五一节”，我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首都人民共同欢庆，真是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喜悦，无比的光荣，真是难得难得的最好机会。

我相信一定能见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

我平生的愿望也一定能实现。这幸福时刻即将到来，心情真是难以表达。

我将充满着无限的政治热情，幸福地、愉快地度过一生难忘的日子——七十年代的第一个“五一”节。

这两天，我们的任务是加强组织观念。

1970年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讨论抱什么态度参加“五一节”，能不能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特别是以什么行动迎接“五一节”，怎样绝对绝对去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安全。

下午，大队专门召开一、二连会议，会上熊光同志作检查。

熊光检查主要是冲击讲用会一事。

会上孙副主任，邓少东副司令员作了指示，对万县、涪陵两个连存在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等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

要我们两个连把学习停下来，在“五一节”前后，整顿组织纪律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并提出对坏人坏事要进行充分的揭露，要连党支部把四月中旬以来派性泛滥的典型事例端出来。孙、邓都在会上号召全体学员要提高警惕，五千人当中有坏人、有特务，叫大家不要上当。

晚上，杨指导员把我连存在的问题端了出来，还点了三个党员的名。

1970年4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学习班临时党委又召开大会，由刘副参谋长传达黄总长、吴副总长、总办首长的指示，即关于学习班如何参加过“五一节”的问题。提出每班选一名观礼代表。

下午继续讨论以什么行动过“五一节”。我班的观礼代表由班长提名，大家通过，选了陈永阶同志。

近日来，学习班每个同志，从领导到群众，都显得很忙，又是大会小会，又是布置又是讨论，又要练好步伐，又要突击学会歌子，又在积极写保证，表决心，办墙报，领导提出不放心的万县、涪陵两个连，也变了样，由批评转化到开始表扬。

我们班写了保证书，每个同志也都写了保证或决心书。

上级抓得紧，工作一繁忙，思想显得紧张，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是五一了。

以战斗的洗礼，满腔的革命豪情迎接她吧！

1970年5月1日 星期五

我们是下午五时多，从前门、天安门正面进入会场的，我们坐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左侧对面，历史博物馆北面，马克思、恩格斯像前，在长安街的树子下，隔天安门城楼约三百公尺左右。

天安门城楼经过修整，据同志们讲，格外显得美丽、雄伟，今年的天安门比往年都漂亮。

今晚，城楼上一片灯火辉煌，只见楼廓呈现出天安门的伟大雄姿，展现在会场前面。

楼下，金水桥外，人群似海，红旗招展，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的节日，为自己的祖国尽情歌唱。

人们都在期待毛主席登上城楼，都想见到主席，享受着一生的美好时光。

我两眼死盯住城楼，更无心看什么焰火、灯光、夜景、节目。前面的车子、树子、高架真是可恶，讨厌，组织纪律又管得太严，恨不得变成小鸟，飞向城楼上。

九时整，天安门城楼奏起《东方红》乐曲，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拼命地挤，挤到了马克思像前，离开了车子、高架、树子，前面就是部队了，看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灰色礼服正向我们招手致意，他那高大的身材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口里直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走到城楼西边，和西边的同志握手、合影。毛主席坐下了，焰火晚会开始，不久，毛主席又来到我们这边，和楼上的合影、握手的次数最多，在东边的时间最长，我们更看得清楚了。

那高大穿灰色礼服的身影就是毛主席，那向我们招手致意的就是毛主席，那记者镁光闪在他身上的就是毛主席，那站在高处去与其他同志握手的就是毛主席。

席，只见台上的同志挥动红宝书，灯光明亮，镁光闪闪，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们真是幸福。同志们都在互相转告，“我看见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激动的心情用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毛主席从西边走到东边，在楼上接见了外国朋友和其他同志，又招手、合影、谈话，约两个钟头时间，毛主席老人家身体肯定非常，非常健康。

毛主席老人家七十六岁的高龄，还和我们在一起欢庆“五一节”，欢庆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真幸福，毛主席的确伟大。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的平生愿望实现了，今日实现了。

毛主席万岁！我们一直高喊着，毛主席最理解群众的心情，所以，他在东边的时间最长。

毛主席！周树林永远忠于您。

晚会在十一时过结束。

幸福！幸福！永世难忘的幸福。

满江红 “五一节” 晚会观感

节日之夜，天安门灯火辉煌。广场上，人群似海，红旗招展。载歌载舞齐欢唱，亿万红心向太阳。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焰火观。

东方红，喜讯传，心潮涌，热泪淌。毛主席来了，只争相望。深情厚意讲不尽，千歌万曲唱不完。永远跟着毛主席，心向党。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日于学习班

1970年5月2日 星期六

因昨晚回来很晚，今天安排休息，洗衣服。晚上开始学习。

讨论参加“五一节”晚会的体会，会上我也发表了意见，谈了感受，其内容与一号写的日记内容差不多，另外还表了决心。

1970年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学习中央87、88号文件。

下午讨论围剿派性，我连根据学习班的指示，专门抽出时间来整顿组织纪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

我也检查了自己两个来月派性在自己身上的反映。

1970年5月4日 星期一

继续进行围剿派性的学习。

连部上午又进行动员，要深入下去，要揭深揭透，对目前这两天的日记，我不愿多写，思想很乱，以后再把这段的情况回忆下来。

1970年5月8日 星期五

继续深入围剿派性，几日来，大谈派性表现，大谈派性活动，自己检查自己，有所提高。

针对我以往的不通的想法，谈了出来，派性的确很顽固。

七日、八日排连都开了讲用会，不少同志上去批判了自己的派性。总之，派性不深挖，不下决心改，是永远克服不了的。

通过揭发批判派性，对两派之间的团结大有增强，谈心活动，一帮一，一对红也越来越多了，我连武隆班这个老大难也改观。

以后遇问题应多想多看，少发表议论和不发表议论，对自己有好处，对学习有好处，因为派性没消除前，是超脱不了用派性去看问题，带着派性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必然要犯错误的，不同的看法是不允许存在的，只能听领导的，上面的，上面是唯一正确的，这是近日来围剿派性的收获和提高。

少说废话，多干有益的事。

1970年5月12日 星期二

九日上午，继续围剿派性，下午成都420厂的同志讲用斗私批修情况。

十日上午，学习班办公室召开大会，进一步掀起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的新高潮。

会上邓副司令员作了报告，讲了两个问题，1)四川目前的大好形势，2)进一步揭发批判刘、张的严重错误。

十日下午和十一日上午，讨论邓副司令员的报告。十一日下午追剿谣言，揭露坏人坏事。

十二日上午开始批判反动的实用主义，下午休息，洗澡。

近日来通过围剿派性，自由市场没有了，没有派性泛滥场所，人们也自觉了，也不敢团聚在一起了，揭发的人也多了，错误的言论也逐渐消除了，一句话，障碍扫清，大揭发、大批判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开始了！我还是照往常一样走过去！迎接新的洗礼！

1970年5月13日 星期三

今天听 028 部队姚德茂，杨德洪两同志揭发批判刘、张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大搞宗派主义，建立刘氏王朝的罪行。

姚德茂原是省筹办政工组组织组组长，杨是省筹办直政组组长，这两人均是亲信，整党纪要还是姚德茂起草的。

通过这两人揭发内幕，更进一步看清刘、张个人野心的丑恶嘴脸，真是太放肆了。

中央解决四川省的问题，对刘、张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不服气也是不行的，还是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我为什么在感情上总有抵触情绪呢？

主要是“私”字作怪，还是像姚德茂所说的那样“想跟着刘、张这条线往上爬当大官”，我也是不是这个思想呢？应该从灵魂深处好好挖一下。

自我革命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胜自己是艰苦的过程。

1970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四

讨论姚德茂，杨德洪两同志揭发。今日我未发言，我总想多听别人的发言，别人有什么启发和收获。多听，多想对自己是有益的，改变那种固有的观点也是有帮助的。

把脑子换一换，把坐的位置颠倒一下。

1970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一

今天，听达县地区开江县刘本固三同志讲用会，全天都是听刘在讲用。

几个同志在会上揭发刘、张在开江县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讲武斗问题甚多，特点就是两派存在的问题各自都端了出来。

5 月 17 日连部召开讲用会，会上薛春茂、何宗正两同志发了言，也是今天，薛政委（7822 部队）在会上作了镇压群众的检查。

会上还宣布薛政委调其他连队学习。

5 月 15 日、16 日这两天还是讨论围剿派性的问题和准备联合揭发刘、张在我县所影响犯的严重错误。

197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

上午劳动，下午休息。晚上观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¹。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视。样板戏威力无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盛开的花朵，是文艺界艺术的又一颗明珠。立志学杨子荣为革命赤胆忠心，做到共产党员时刻

¹ 此处说的不是舞台剧，而是当时为“普及样板戏”而突击制作的“电视实况转播屏幕复制片”，从 1970 年 8 月 1 日起《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电视实况转播屏幕复制片陆续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放映。

听从党召唤，“越是艰险越向前”。“革命的重担挑在肩”。

1970年5月20日 星期三

白天讨论围剿派性的总结。晚上收听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发表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庄严声明。

毛主席这一庄严声明是在国际国内出现一片反美斗争高潮时发表的，是进一步掀起反美斗争的新的动员令和号召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世界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1970年5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召开五十万人的大会，每个班选一个代表参加，我们班去了张政委和甘雄才两个同志。

我们在家里收听了大会实况录音。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副主席宣读毛主席的庄严声明。

下午，甘雄才等人回来传达大会情况，他们都坐在灰观礼台，都见到了毛主席，看得很清楚，真是幸福！

晚上学习班在后院的同志召开了大会，坚决支持和拥护毛主席这一庄严声明。

学习班对学习、理解、讨论毛主席这一庄严声明安排了三天时间。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将成为我们学习的强大动力。

以实际行动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已成为我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战斗口号。

197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讨论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抽一部分人开始碰头研究揭发材料。

讨论逐条逐句地进行。原来领导安排暂时还不揭，把派性整顿再整顿，现在看来连领导还是主张开始搞。

1970年5月23日 星期六

今天继续准备揭发材料。我负责准备“一派掌权”的情况，董泽波负责整八月镇反后至县革委成立前及群众组织闹派性的情况，王正杞负责运动开始至平反这段。

问题是这些摆出来就是了，有什么怕负责任的。

问题也成事实，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怕也没用。

天垮下来撑得起，天大事儿敢承当。

1970年5月24日 星期日

很幸福，很幸福地度过了今天。

当听到中央首长批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革命样板剧的消息，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激动得直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下午五时，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等待入场，我便趁此机会敬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见到了从小在书本上读到的浮雕。

六时从人民大会堂正门入场，我们坐在二楼位置正中，还可以。

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这神圣、庄严的地方，见到世界第一流的建筑，怎不叫人激动人心，我们由楼下跑到三楼，什么都想看，什么对我都新鲜。我们观看了大会堂的会场布置，观看了大会堂陈列的名胜古迹，水晶石、珠沙石、金晶石、珊瑚石，各种玉石做的缸，绣的名画等，听说还有象牙等宝物被收起了。

七时正，观看钢琴伴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由殷承忠演奏。观看钢琴协奏曲《黄河》，由李德伦指挥。还观看了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仍由李德伦指挥。

看样板剧也是第一次来北京观看到的，特别是由殷承忠、李德伦在场，我更觉得幸福、满足。

江青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文艺明珠，打开文艺革命的新纪元，让工农兵的高大光辉形象占领舞台，让那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见鬼去吧！

大家的心情与我一样，所以，今天会场的秩序显得不太好，心情是应该理解的，应该谅解的。

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观看革命样板戏；幸福，幸福，在我的历史上也增添莫大的荣誉和光彩。

小小的公民，能有这高的荣誉，是党和毛主席的信任，一生中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970年5月25日 星期一

在家写了一天的揭发材料，把毛主席给我的幸福用在行动上。

材料准备分两个部分写，第一部分写县革委是怎样成立的，第二部分写掌权后所造成的恶果。全班同志都在积极准备。

1970年5月26日 星期二

中央首长再次批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样板剧现代京剧《沙家浜》。今天由于纪律强调严格，管得很紧，所以没有乱跑。

中央首长可能要来和我们在一起观看，所以，演出时间推到八点。结果没有来，有点失望。

我们一起观看的有湖北班、内蒙古小班和四川省班，还有在总参开会的首长。

今天我们坐在第一层，位置在最后边一排，处于正中，还好，比楼上好，下面的设备好得多。

回来后为班上写了一篇专栏稿子。

1970年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连部召开讲用会，秀山班八个同志讲用，没讲完。基本上是成功的，对方的姿态很高，都主动承担责任，揭问题比较细，连部典型是树起来了。

下午安排洗澡、洗衣服。听连里首长讲，现在揭、批、斗私一起搞，不再分阶段，看来在抓紧时间，把学习进度扯到一样齐。

1970年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还是秀山班讲用，下午劳动。

回涪陵去的连部小李，今日转回学习班。武装部给我们几个同志带了钱、粮票来，其他班的同志带来东西和信，我们班没有。

晚上研究了如何揭发的问题。

1970年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写批判文稿，下午王正杞揭发八月以前的错误，董泽波接着谈，没有结束。

最近以来活思想少，不愿更多去考虑问题，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也是围剿派性后得出改造自己的一条经验。所以，记笔记也不想多记，仅作为记事而已。近日来梦多，都是回到家里去了，思家的思想是很重的。

1970年5月30日 星期六

全天听原西南局机关干部洪韵珊（女）揭发刘、张的问题。

今日听说张政委调了，各县的大部分武装干部都进行调整，这样也很好。

1970年5月31日 星期日

全天讨论去连部讲用和试讲材料问题。

晚上看电影《广阔的地平线》。

1970年6月1日 星期一

班里开始试讲揭发问题。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在形式上求统一是不巩固的。试讲后提出些问题进行修改。

1970年6月2日 星期二

连部朱副指导员参加我班试讲，搞了一整天。几日来都是整到深夜。

朱副指导员提出讲用要高姿态，高认识，我班的讲用还不成熟。

晚上徐讲到杨光富在大竹重婚一事。

1970年6月3日 星期三

今天开始深入揭发批判，上、下午扯知青问题就过了一天。

看来，我们不去讲用了。总之，讲不讲用，问题是这么一些，认识提高是逐步深入的。

1970年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没人发言，班长发火，学习 87、88 号文件，整顿思想。

过细的工作很重要，时间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内心是很焦急的，今年二十五岁了，各方面一无所有，就这样过一生吗？

年轻人，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怎样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一定的贡献。

确实是该想的没想，该做的没做。对前半生应该恰如其分的估计，评价，不要人云亦云，全盘肯定和否定。

对后半生应该有一个雄伟的理想，安排和打算，不要得过且过，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要十分珍惜风华正茂的岁月。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日子里要活得有意义，要像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当狗或被别人把你当成狗。

死，一个真正的人是不畏怕死的，死都不怕，他还怕什么。要有这种大无畏精神。

1970年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安排准备讲用问题，空扯一上午。下午王正杞谈了一下午，又过了一天。

晚上又研究讲用问题。

1970年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因讨论阶级敌人问题双方吵了一架，学习被迫停了下来，叫冷静，清醒一下。下午班长找我谈心扯了一下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想问题没解决，内心的话埋藏着，一有机会必然爆发出来，并不奇怪。旧的矛盾正在解决，或者已经解决，新的矛盾是会不断出现的，这是自然现象，正常现象。

“一触即跳”、“心血来潮”总是不好，心胸宽阔一点、冷静一点，对待事物是会处理好的。

“一触即跳”往往就会把事情搞坏。

1970年6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自学，准备材料。下午传达讨论到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如何遵守纪律问题。

晚上七点半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汇报表演，九点半结束。表演的有体操、单杠、高低杠、吊环、平衡木、木马、双杠、乒乓球、排球、篮球等项目。

乒乓球表演的几位名将，李富荣、张燮林、周兰荪等都出了场，单打和双打。这些节目都很精彩，其中高低杠（女子）、单杠（男）、平衡木（女）、吊环（男）更为突出。

有生来第一次观看到体育运动的国际水平。对我这样一个乡里人来说是增添新的知识和开阔了眼界。

在表演中突出一点的问题，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支配自己，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表演节目。

1970年6月8日 星期一

今天安排自学，看、写材料。

一团三大队驻后院的同志，今天迁到空院去了，我们进行了欢送。

原7822部队在我连参加学习的几个首长一起到空院去了，薛政委也走了。

1970年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讨论六日闹矛盾影响学习的问题。讨论中各自检查了派性，都作了自我批评。省办孙副主任到我们班听取了同志们的讨论，作了针对性的指示，即“双方抓具体问题多，自我批评少，老观点看老问题，要替对方着想，不再分这样派，

那样派就好了”等。

领导看问题是准得多，点透了他的实质问题，所以，两派还是看对方，盯住对方，共同语言少。所以存在的矛盾激化，再就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不同认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应多从大局出发。

1970年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整理讲用材料，党员开大会，没学习。

到医院进行胸透，结论是“左肋角积连，无积液，其上方有粗条状影，余无异常发现”。

看来胸膜炎好了，不管它，倒还好了。对病又放了一下心，要加强锻炼，因身上的病太多了，光吃药治疗是不好的，最好也就是锻炼，不理睬它。

下午休息，洗衣服。

一连的张闯¹弄回来了，今天在进行批判。张是跑回万县被弄回来的，上午态度不好，下午承认了错误。张原是831的头头之一。这样的错误还是耐心说服，热情帮助，教育等待。

小班²的同志也回连队参加学习，况太志、黄年福也到我连队。

学习时间到底有多久，何时能见亲人；心中惦念亲人，早也飞往故乡。

1970年6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我们连搬到14楼，上午打扫卫生，下午在班里开始试讲。

晚上继续试讲。

1970年6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听叶科长揭发刘、张、李畔的问题，共揭了三个问题：1）李畔是二月逆流的抵制者还是执行者，2）李畔封锁抵制毛主席的指示，3）李畔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0年6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劳动平球场，下午整材料。

¹ 张闯：本名张正富，文革中更名张闯，文革爆发时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七年级学生，曾任重庆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负责人之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毕业分配到四川省万县地区科委。

² 小班：1969年底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即抛出省革委负责人中的刘、张夫妇承担四川动乱不止罪责）会议后，将参加会议的四川各地代表中留下50人（主要是各地造反派重要头头、曾经追随刘张的地方和军队干部，多为四川省和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关在空军学院举办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小班，切断他们与各地群众的联系，以减少在全川贯彻批判刘张的“一二·二五”批示时的阻力或干扰。

达县专区大批判专栏批判张连厚¹；

中央首长“六·七”批示：“同意”，“此人问题多，在京西会议期间表现很不好”。

专栏上连来学习班以前的错误都进行了批判。

1970年6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整理讲用材料，晚上开了班务会，总结学习以来的情况，检查组织纪律。

1970年6月15日，星期一

上午整理材料，和姚、刘扯了一上午，下午劳动。

1970年6月16日 星期二

班长和副班长讲了一天。强调揭发判、斗私等问题。批评了那种“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行为来对抗批判，提出对抗大批判、有三种表现；一种公开跳出来，公开对抗，一种是软的，不发言，软拖硬抗。再一种则是批也在批，就是只摆事实，不上纲上线来认识，来批判、。

这是阻力，目前大批判和批判坏人坏事结合起来。班长的谈话很有针对性。

1970年6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听黄年福²讲用，红联司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杀人的问题都承认了。

他自己参加集体批杀十一人，和前批未杀的二十几人共杀了三十几人，他本人单独批杀一人。在突围时，他打死一人，打伤一人。

关于8·11事件，他谈的是“碰上”是不真实的。在中央面前，各自都要把自己一本账背清楚才行。

事实终究是事实，谁也否定不了。

6月17日，我们班在连部讲用一上午。

6月18日，全天讨论总结讲用会优缺点。

6月19日，上午到附近参加收麦子的劳动。下午休息。

指导员讲，班里要集中学习七天。

¹ 张连厚：四川省达县专区供电局工人，达县地区造反军（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² 黄年福：涪陵地区红联司（即红贸）派主要负责人之一。该派于1967年6月被改组后的成都军区按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精神认定为保守派。1967年8月，在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涪陵忠实派与支左部队配合将红联司派武力赶出县城。红联司派在逃亡过程中，多次成批杀害俘虏。该派主力被摧垮后，主要负责人赵树金、况道成等被捕，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杀害俘虏罪责，已分别判处有期徒刑。黄年福因在中央学习班交代认罪好，被周恩来宣布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未被判刑。

1970年6月21日 星期日

全天参加批判张闯的大会，在批判会上，张闯是公开对抗的，批判的人说一句，他在下面顶一句，造成会议秩序很不好。

主持会议的人说到批判张闯，就是批刘、张。最后，通知张闯回连队学习。

中央首长5·28指示：“为维护纪律，决心追回，并在班里作适当的批评处理，以教育大家”。

中央首长对四川班的指示，班长以上工作人员在组织学习，时间七天。然后传达到学员中来。

希望早一点传达下来。近来思想是很重的，一是想父母，二是想娟。娟是一个很好的人，怎叫人不惦念她呢！

心早也飞向南方，飞向家乡。有什么办法呢？？？

1970年6月22日 星期一

连部安排我去复写黄年福的揭发材料，去了一天。

从围剿派性一月多来，对任何事情我都不愿多想、多问，这也是“怕”字作怪的缘故。所以思想变得简单、单纯，但灵魂是不清洁的，因为他还埋藏另一种想法。

简单、单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益的，因为他可以听由人们支配，少犯主观上的错误，现在我是应该具备这种思想的，也是几年来犯错误的教训，从这方面来避免犯错误看可不可以。想必也是办不到的。

不管怎样，永跟毛主席这点不能变，只要有这颗红心，犯一些错误有什么要紧。应该向前迈进。

不要把错误当包袱，只能作为继续革命的财富，应该抛开，一定要抛开。

1970年6月23日 星期二

连部安排本周学习，批判刘、张“以我为标准划分革与保的错误论点”。

全大班学习是统一进展的。今天讨论补充和澄清一些问题。大都谈些老问题。

周总理于今日接见《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作者。

1970年6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李畔政委作检查，因孙指导员等人提出问题要他解答，并说他不老实、不诚恳、态度不端正而被打断，因此，没有检查完。

我认为检查是中肯的，是可以的，流泪是出于内心的。一次检查不好，还可

以进行第二次嘛！应该让人把话讲完。因为今天是安排他检查。

错误是严重的，批判也是应该的，批判的目的应是教育挽救一个同志，而不是整倒一个同志。

1970年6月25日 星期四

全天讨论对李畔批不批的态度问题。

几日来派性四起，都在等何时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1970年6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班党委传达了中央首长六月十五日接见班领导小组、团党委作的重要指示。

分四个问题综合传达：

- 1) 开展革命大批判，完成学习任务。
- 2)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 3) 区别对待，执行政策。
- 4) 抓主要矛盾。

听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格外觉得亲切，中央首长还说我们都是接班人，是对我们继续革命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央首长详细具体地交代了党的政策，对杀人的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分清好人和坏人，还要军队主动承担责任，给群众卸包袱。

毛主席英明伟大！无产阶级政策伟大！毛主席万万岁！

（此讲话为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称总理6·15讲话。）

1970年6月27日 星期六

讨论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正确理解中央首长指示是件大事，是很重要的前提，否则又会像往常一样，教训应该吸取。

问题必须看到，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问题呢？中央首长在6·15指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学习班的问题，这样才有针对性。当然，看法是有差异的。

晚上看电影《奇袭》。

1970年6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连部召开讲用会，对6·15指示的认识，下午继续讨论。

我发了言，检查了近来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暴露了活思想，谈了些认识和怎么办的态度。谈出来后，思想快活多了。

昨晚，政委找我谈心，说我俩住在一起住了四个多月，我心里有话没说似的，确实是这样，是貌合神离，今天放出来了。

1970年6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讨论6·15指示精神。

昨晚，又与张政委扯了一半夜，把我的看法与他谈了，他也不承认错误，各坚持自己的看法结束谈话。

晚上连部宣布派人回去取钱粮，可以写信回去。准备给娟写信，给父母写信，给川东写信。

1970年6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安排写决心书，下午写揭发材料。

抽时间写了几封信，到底好久能落到他们手里？

写信多半谈些看法，学习情况是不能谈的。

1970年7月1日 星期三

今天是党成立四十九周年纪念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全天学习和讨论社论。社论很明确地指出，要当一个先进分子就必须做到共产党员的五个条件，解决好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才算得上无产阶级先进份子。包括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

做到五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一、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

要解决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加入这伟大的党是我平生的誓言。改造世界观，必须成为终身入党的条件。

晚上，观看电影《英雄儿女》。

1970年7月2日 星期四

今天讨论“七一”社论。

抽空赶抄中央首长6·15指示。

最近阅读伏契克同志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对我启发很大，增加了对监狱里，在恶劣的环境里怎样坚持斗争的知识和对这方面的了解。

向伏契克同志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人，绝不做木偶。

勇敢起来，为革命流血牺牲。“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句话，深深地印在脑子里。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这是事实。

“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力量和软弱，勇敢和恐惧，坚定和动摇，纯洁和脏污”。这是真实的写照和深切的刻画。

伏契克同志永垂不朽！

1970年7月3日 星期五

奇怪！今天上午班长叫我参加了大队学员的骨干会议。我也成了积极分子，是今天才开始的，这难怪，每个班两个同志，一派一个。

会上传达了总办首长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如何落实6·15指示。

大队根据学习情况进行了安排，决心打好七月关键月，掀起三个高潮，即刘、张的以我为标准论、武斗有理有功论、全面复旧论。安排一个多月时间，第一个高潮15天，第二、第三个各10天。明天将在大会上传达和安排。

下午，连部召开学习“七一”社论的讲用会。

晚上，连部把我叫去开会，通知我参加大批判组，搞专栏稿子，并要以那里为主。

学习换一下空气也有好处。时间将会过得更快。

今晚班里开了生活会，四川班对姚家声污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错误的报告也批了，叫在班里批判，本人检查，然后写出书面检讨。

1970年7月4日 星期六

研究办专栏的问题去了一天。结果川办王同志通知我们不办专栏，写出有份量的文章。

有些问题你说服不了我，我怎能想得通。当然，历史事实会给答案的。

1970年7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连部召开三代会派¹的会议，揭发批判李畔。

下午连部召开红联司派的会议，内容同样。

晚上继续。为什么还要这样分派性来搞？

我们研究了一上午，提纲也理不出来，下午看了些材料就过了一天。

1970年7月5日 星期一

¹ 三代会派，即涪陵地区得到支左部队支持的忠实派，当时把对立的红联司派打垮后，由一派掌权的忠实派成立了各县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统称三代会），相当于原忠实派群众组织改头换面为官办组织。

连部召开批判会，由分区和武装部的同志揭发李畔在“二月逆流”中的错误。

下午由原省办人员谢大喜揭发五条¹及刘、张的问题。一些说法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用政策是衡量不得的。但又有谁来衡量和查证呢？

1970年7月7日 星期二

准备写材料，大家都不愿作主笔，又白过了一天。一号写的家信，明天带走。班上讨论对昨天大会的看法。

1970年7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研究写批判文章的问题。下午洗澡，洗衣服就度过了休息时间。还是要提笔写才行。

1970年7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团部召开批判大会，由七连两个同志发言。批判刘、张“以我为标准”及达县张连厚的严重错误。

下午连部召开会议，袁志武参谋长作检查，晚上继续检查，因态度不好，未过关，活该。

下午我未参加会议，赶写批判文章，以批判刘、张“以我为标准”的反动实质问题，分三个问题来写：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唯一的指导思想。

“以我为标准”的反动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以我为标准”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写好了，很空洞，事实举得不多，上纲不够，分析较差、文字不精练，为什么？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写也是应付了事，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1970年7月10日 星期五

连部召开大会，以川交二局二处何宗正同志批判，共用一天时间。

晚上研究讨论批判文章。

1970年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在连部抄写材料。

下午观看两部电影，一部是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另一部是《打击侵

¹ 五条：指1967年6月成都军区按照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精神发布的《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共五条），提出为在“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涪陵造反派（后称忠实派）平反，并要求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组织，同时做好对保守组织的工作“使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略者》。

1970年7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抄写材料，又过了一天。关键也过了三分之一，真快。

几日来，在连部抄写材料，思想工作很单纯，其他问题都不愿想。

总愿日子过得快些，的确是一天盼一天。

1970年7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全天都参加连部的讲用会；上午由黔江县讲用，下午由况太志讲用。

指导员在会上首先宣布又解决了一个县，黔江县的问题解决了。真怪，好象解决问题会上表个态就解决了，有点自欺欺人。

解决未解决，用什么做标准，群众最清楚。他认为解决就解决了，因为他说了算，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是经不住衡量的。

认为已解决的县，往往存在着大问题，矛盾隐藏下来了，人们都听话了。不发表内心真正的话，不公开议论问题，把时间拖过，这些在学习班也不少了。

被早已认为解决了的秀山县、酉阳县不正是如此吗？

1970年7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同样是参阅些讲用材料，为写一个材料即批判“武斗有理有功论”打下基础。

万县专区开县从家里来京的同志在大门口，带来万县等地消息，“不少人被抓捕，开县抓了两百多人，万县、云阳也抓了不少。参加学习班的人被家里做起草人斗”等等。

很多同志都在谈论此事。对抓捕，我早也有所准备，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监狱味道是尝过的，领教过的，那里是锻炼的最好机会，在那里可以懂得人生的另一个侧面。只要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总之，一句话，反正我是第二条命，横下一条心，完蛋就完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对着坐牢、死亡放声大笑。

1970年7月15日

今天星期三，等于星期日，近来每逢星期三下午，都是放假休息洗衣服，同志们都把星期三当作星期日。

上午到医院治脚打封闭，下午又休息，这样度过了一天。

每逢休息的半天，都是在议论和满腹牢骚中度过，都不想利用这每周唯一的半天去做什么，而到外面去大声议论，出一口气多舒服。

今天下午又特别突出，万县跑上街了几十人，军人都出动去抓回来，增岗加哨，抓回来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也是由于昨天开县来人后发生的情况。

1970年7月16日 星期四

全天都是看材料，七混八混又过了一天。

安排我写批判“武斗有理有功论”的文章，我也无心写，其实也写不出。

1970年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由十二连杨兆平同志讲用（杨原是成都军区国防工业部副部长）。

下午军人听报告，我们趁机休息。

晚上四川班在广场召开学员大会，大会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大会。

孙副主任代表班党委作报告；总结了近来学习情况，表扬了二连，指出当前学习班出现干扰革命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点了好几个人的名，主要是张闯。

全团从明天开始整顿两天纪律。

1970年7月18日 星期六

一周只盼两天，即星期三，因要休息半天，等于星期日；再则星期六，晚上好看电影。工作还是照样。

晚上观看纪录片两部，《毛主席发表支持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声明》，《团结战斗庆五一》，还有一部《地雷战》，因下雨没看完。

近来天气炎热，周身感觉疲倦，总感觉睡眠不足，中午与晚上都是抓紧睡觉。睡觉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沉入梦乡，进入另一个环境，见到你所满意的事情。几乎最近都是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娟，见到了亲人。

十分怀念我的娟，她应该接到我的信了，她会理解和了解到远方男人的心情。她一定会理解的。

1970年7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听传达吴副总长在四川西昌接见驻军领导、群众代表所作的重要指示。

吴副总长于“七一”成昆铁路正式通车到四川去的，是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去的，他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内容讲了形势和开展对刘、张批判等问题。四川形势发展很快。

1970年7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扯谈过去了。下午提笔写，简直无法写下去，写不到一页就过了一下午。

晚上连部召开大会，由几个同志发言批判无政府主义，最后连长对近一段来的组织纪律进行总结。

1970年7月21日 星期二

全天都开批判会，由涪陵李平揭发批判。学习进入第二个战役，从今天开始批判刘、张“武斗有理有功论”。

1970年7月22日 星期三

今天星期三，上午学习，下午休息。晚上团里召开大会，杨副政委宣读中央首长七月十七日批示。对开县来京串连，破坏中央办的学习班，干扰革命大批判的王子强进行拘留，中央首长批示“拘留审查”。由北京市公安局当众执行。

各班讨论至深夜，态度、认识、决心等等。

杨副政委指出，对学习班的大批判，将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更将有力的发展大好形势。

王是十四日到学习班来的。

1970年7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连部召开大会，由何守正讲用思想转变情况，孙指导员总结前一阶段的学习，安排批判刘、张“武斗有理有功论”。

最后，孙副主任讲了话，我认为他今天的讲话很好，我们都比较满意，因我们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孙副主任讲：“我替李畔开脱几句，李畔不是罪魁，李畔不等于刘、张，四川的根子在刘、张，要有区别，李畔也要起来批判刘、张的错误。”

这样才符合中央首长6·15指示精神，老是检查没完没了是不行的，总是要批判刘、张，解放群众。

孙讲，张闯到13连去后也有变化，也有进步，张的家庭根子好，他才22岁，大学才毕业出来，总不能当坏人，派性重也是认识问题。

下午写了下材料后参加劳动，铲防空洞的土。

1970年7月24日 星期五

上、下午都是整材料和学习了林副主席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九大政

治报告”。

今天举行了防空演习，约半个小时。晚上由何守正同志在团大会上讲用。
总怨时间过得太慢了。

1970年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连部召开讲用会，由原红联司的刘开礼、况庭彦等人写的材料，刘讲用。
下午提笔写批判“保卫红色政权”的论点。

晚上观看电影《地道战》，《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没有公演，是通过内部关系搞来的，由电视改之。能看到这部片子很荣幸。

杨子荣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无限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英雄品质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真正称得上无畏。

1970年7月26日 星期日

修改抄写一天的材料感觉疲劳。

昨晚，学习班发生一件自杀事件。看电影的时候，宜宾连隆昌县的一位副主任跑到女厕所自杀了，他在家，没有去看电影。

这个自杀的×××原是个干部，解放前参加过土匪，听说在四清中被斗过，是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县革委的。

为什么要自杀？？？不管怎样，自杀就是叛党。特别是在中央学习班，自杀就是反中央，威胁中央，对党不满，对落实中央87、88文件不满，对抗中央对刘、张的处理，真是顽固到底，不齿人类狗屎堆。

糊涂！糊涂！你死了难道又会怎么样，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你死难道就说清楚了么？

轻于鸿毛，自杀是最愚蠢，愚蠢的一惩罚。

在战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时，我才会自杀。

1970年7月27日 星期一

今天，彭水县的同志上台讲用，晚上武隆县讲用，又解决两个县的问题。明天南川县讲用。

上台讲，就是解决问题，也就过了关，又解决了一个单位，又完成了一项任务，又松了一口气，领导是这样认识的。

听说“人大”要开了，都在讨论宪法草案，开了“人大”过国庆。

应该走上正轨，国家建制、体制，宪法里都应明确规定了。

“人大”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忠于毛主席的领导同志必须当选，

在国际国内上都将起深远的政治影响。这是人们一生中的政治大事。

为迎接“人大”的召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学习任务，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做出装来高礼！

能在首都庆“人大”该多好。

1970年7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复写刘开礼的讲用材料。

多久没写过复写，手感觉很痛，遇到这机会好好锻炼一下。

听说总办有个通知，不准武装部带信来，也不要往家里写。家信为什么不准带来？不来也好，免得三心二意，多一份心事。

1970年7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连部贯彻3、5、6号文件，动员揭发坏人坏事。

中午与下午，如像运动初期一样，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揭发、检查、交代、检举等等贴满墙头。

这也是对敌斗争打好基础。还动员揭发派头头所干的坏事。

方法是各派揭各派，自己的坏人自己揪，我和同志们也写了几张。大字报大部分揭发多，谈家里的多，还没触及到本人的和学习班内的问题。

1970年7月30日 星期四

连部再次动员揭发坏人坏事，号召把自己所干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都要揭出来，特别是要揭本派头头所干的事。

揭发又深入了一步，开始触及到灵魂，每个人都要写检查、交代。

晚上团部召开大会，黄年福讲用，反映很好，使很多不明真象的人，明白赵树金是杀人不眨眼的。

“红联司真是名不虚传”，这是其他连听后说出的一句话。

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川班孙副主任宣布不给处分，主要是老实交代，交代后表现好，是好人犯错误，不是私人报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报复性，头头犯错误，与刘、张区别开。

体现了无产阶级政策，并进一步深入揭发、交代，

晚上回来写了检查，因同志们都写了检查。

1970年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连部召开大会，吴正良讲用。下午讨论发生矛盾，停下写大字报。

昨晚又发生一件死人事件，这是三团发生的第二件。

自杀的人是省办的，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省革委组织组副组长，省办干部学习班的主任，专案审批组组长，姓陈。

近日来贯彻 3、5、6 号文件，揭发坏人坏事，气氛很浓，火药味很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类似标语铺天盖地。

今天又出现了学习班以来从未有的标语：“个人野心家刘结挺、张西挺弄到学习班检查认罪！”“强烈要求把极不老实的郭林川交学习班大会批判”！

看来是上面有安排或点头的，刘、张很可能要来。来不来？这个中央早有安排。

1970 年 8 月 1 日 星期六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3 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副连长从涪陵回学习班，带来家信；妈写来一封信，娟、川东都未写信来。心里很不愉快，盼了这么久，真是望穿了眼，为什么不写信来？？？

娟怀孕几个月了，倒霉，给她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想的事情，它总是要来。

生孩子不是一件好事，影响她的身体，增加了精神、经济上的负担。我从来是不想孩子的，更不愿当父亲，我还要多学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在等我，我还要冲破很大的困难，这种事又找上门来了，怎么办？还是找妈商量解决。

娟啊！更大的困难将摆在你的面前。

1970 年 8 月 2 日 星期日

在连部抄写材料，把揭发交代的问题，重要处摘抄下来。

晚上党员听报告去了。听说传达康生同志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对五十字大纲作了详细的明确解释，批判了四川依靠造反派的整党工作。

政治局有康生、富治、德生、登奎分管整党工作。

1970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一

昨晚发烧厉害，汗水湿透了被条，一夜未睡好觉，身上痛、头痛，今天休息了一天。下午感觉好了一点，还有些不舒服。

听说连部上午召开大会，动员继续进行大揭坏人坏事，提了二十七个线索。

会上指导员谈到黔江王明安交了一块打砸的手表，值 500 多元，好厉害，今天大字报写交代的多了。

1970年8月4日 星期二

下午南川揭发批判，连部安排以批判为主，揭发坏人坏事写大字报抽休息时间写。

晚上又是南川“十一”讲。

1970年8月5日 星期三

今天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四周年了。

我们落得一个搞了两年破坏，文化大革命没及格的下场。

今天上午还是南川讲。

指导员安排每人都要写总结汇报材料，15号要交卷。

明天，全班召开六千人的批判刘、张的大会。

晚上安排石柱县讲用。

下午休息，洗了个澡，理了发，抄写吴副总长的讲话。

1970年8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石柱县讲用，下午4时吃饭，步行到政治学院参加大会。三个团全部到会，在政院坝子举行。

会上有三个揭发批判：丁祖涵、田禾、洪韵珊。会议由杨副政委主持，会后由邓少东作了报告，总办主任叶姬飞也作了讲话。

会议进行了五个多钟头，晚上近十二点散会，步行回后院。空院的一团是坐车来回的。

叶讲了山东班，山西班与四川班的情况，进一步交代了对刘、张的政策，动员深入大批判。

这是入学以来第一次大会，最大的大会。

会议后，反映的影响深的是“要吹大家吹”。

1970年8月7日 星期五

昨晚休息得晚，一天精神不振。

我还是到连部摘抄大字报，班里讨论对大会的看法和收获。

上交伙食费到月底，月底能不能回去？？？

1970年8月8日 星期六

班里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批判“反复旧”论点。

工作还是照旧，几日来，总是考虑到家里的事。生孩子后怎么安排，不管如何，一定不能让娟受罪、吃亏。

时间啊，你总是过得这样慢，早回家也好安排。

晚上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

1970年8月9日 星期日

班长安排写汇报材料，一个是个人向单位汇报，一个是集体向全县汇报。看来，我们在月底结束可能性比较大。

快点来吧！归心如箭。

1970年8月10日 星期一

还是整材料。今天他们开玩笑，将娟的照片拿去传看，真是气人。能让他们去开玩笑，取乐吗？可耻！

这决不是我小气，狭隘，而是他们太无耻放肆了，应该骂几句。

晚上看了成昆铁路的新闻纪录片。

1970年8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李畔同志作第二次检查，基本上过了关，连部表态，是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检查了，改了，就行了，不要老是批评没完。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还不是一个好同志。

为什么有人总说不行呢？革命带私心杂念是不行的，揪住错误不放更是不对。

把李畔斩尸万段，恐怕他也不满意。你不满意又有什么呢？还不是要过关。

整人的思想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害人终害己，害去害来害自己。

1970年8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又是星期日，上午批判李畔，有几个同志发言。有的发言太不像话，又不是斗走资派，全区一大堆事情，总的他应负责，具体每一件事情，都不一定说得那么清楚，你非要他检查到边了，就算过关了，我怕三天也检查不完。

帮助，应帮助他从灵魂深处去找犯错误的原因，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张体学的检查也不过才几张纸，把关的思想是错误的。

你是否把关，带派性，群众最清楚；是包庇，还是帮助，群众也最清楚。

下午休息，几乎是睡了一下午的觉，很不想干点事情。

1970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全天都是自学，等于休息。

上午军人和领导小组的听报告。听说是学习班要延期，延长二十几天，九月二十号左右结束，刘、张不老实，宣布靠边站，四川贯彻文件还存在些问题。

下午军人讨论，晚上开党员大会，层层动员传达。

今天，出现学习班以来的第一张《致两位首长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连里有人造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不但不处理，反而说我搞派性等等。写大字报的人是内江连的，叫郑建青。

他难免不受处分，都为他担心。但对他也不好处理。

又要延长时间，娟要临产了，应赶回去筹备一下才行。真倒霉，该娟命苦，有什么办法。

1970年8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大队开会传达总办首长的指示，大意是学习班时间延长，解决好问题，继续深入开展大批判，提出三高（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四满意（中央满意、四川满意、学员满意、军队干部满意）并要回去当好三员（宣传员、战斗员、勤务员）。

主要是总办公室主任叶姬飞和五位副主任的指示，指示中表扬三大队和涪陵连。

来学习的600多个单位，解决好的有300多个，一般的有200多个，差的几十个，中央不办小班，要解决问题。

孙副主任强调了标准问题，批评三连写大字报的这个人，并要把三连选为突破口，说姓郑的会造舆论，要攻他。

提出是学好为原则，时间不是标准。并说中央决定把刘、张挂起来，因刘、张不愿改正错误。

1970年8月15日 星期六

全天安排讨论总办首长的指示。

现在有人总说，涪陵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李畔批得不深透，问题没解决。二连的表扬是领导谎报情况，欺上瞒下得来的等等。

很明显，总办表扬二连，他们要否定二连，好家伙，不是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的。

昨天，宜宾病死一个大汉，怎么搞的，总是死人出在宜宾。

1970年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大队召开批判会。今天有两件事轰动学习班；一件是张闯跑回一连睡觉，满学习班都是标语。再一件是中央通知刘、张到学习班接受批判。

几乎是下午都在写标语，造舆论、造声势。

1970年8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讨论我班怎样开展批判刘、张的问题。

下午自己准备，抄了一下中央首长4·16讲话。

看来大家都是拖时间。

1970年8月18日 星期二

今天，刘结挺、张西挺来到学习班。

很多人都出去看，一种人没有见过刘、张，想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另一种则去看刘、张还神气不神气，借此出一下气。所以，下午出现谩骂、围攻的情况，简直不成个样子。

什么“破鞋、烂萝卜、麻婆、张妈子、刘哥”等等下流低俗的烂调都骂出来，有的甚至指到脸上骂，不像话，比流氓还不如。

这就是我对这种人回答的一句话。

有错误是思想问题，怎能搞人格侮辱。

1970年8月19日 星期三

全天都是休息，本来上午安排自学，无心写材料，心烦得很。

近日来派性越来越严重，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看是原来派性没有解决的缘故，现在一有机会，它就必然复发、暴露。

学习班除了中央首长点的名外，其余不知是谁批的，点了不少名，如李紹华、邱良平、李振华、宋子龙、郑建青、刘策清等等，点名多了，也无所惊奇。

这两天的大字报也特别多，天上、地上、墙上、专栏上都贴满了“刘、张必须向毛主席路线投降！刘、张必须缴械投降！向毛主席请罪！向四川七千万人民请罪！刘、张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罪恶！坦白从宽给出路，滔天罪行，罪魁祸首、罪该万死”等等真是铺天盖地，是号召每个班写的，把66、67年的水平都搬来了。

这叫做声势、舆论，懂吗？

1970 年 8 月 20 日 星期四

连部抽了一部分人帮李晔整材料，要他上台去批刘、张。

今天也是安排写批判文章，我趁机把汇报材料写一下。据说 23 号开大会。

1970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五

上午写材料，下午班上发言批判，我回来准备，所以就未想发言，发言了三个人就完了。

1970 年 8 月 22 日 星期六

今天，全学习班又在政院开批判刘、张大会，我们都是步行去和转来的。

会上发言的有郭一民、刘陵川、侯振东、郭林川、冯德华五人，会场时间是七个半钟头，会后白莽、总办叶主任讲了话。

会议之前，将刘、张在台上亮了相。

今天会议是又照相，又录音。

1970 年 8 月 23 日 星期日

上午休息睡觉，因为昨天太累了。下午讨论大会的体会。熬了一夜，就支持不了，睡了一上午和中午的觉，都像弥补不上，身体太差了。

有些人觉得批判刘、张，自己正确，自己就成为英雄，我看才不见得，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你当时如何威风，不可一世，到头来，总有一天要垮台，历史上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还少了吗？

奉劝几句，同志，还是虚心一点好，高傲者是没有好下场的。

晚上看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红灯记》。

人，就要成为革命者，一个革命者，就要有一个钢铁意志，视死如归的精神，决不能当无耻的叛徒和孬种。

不要被别人当狗用。向李玉和学习，永生革命。

1970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一

全天讨论 8·22 大会的体会。讨论也是互相攻击和影射，都以刘、张为借口来达到攻击别人之目的，太没有意义，所以，我根本不想发言。

谩骂和恐吓决不等于战斗。决不能让下流、低级的词句沾满我净洁的心，更不能让我这净洁的嘴去辱骂自己的同志。

必须保持人生最起码的人格。

1970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

今天连部召开批判李畔的大会，会上由军队学员揭发批判，会后由李畔读了揭发刘、张的材料。

这个材料据知是大队、川办都通过了的，拿来读不过是形式而已。

别人写的稿子，别人的观点，确要强加于我，我就不干。

不按中央 88 号文件办事，还是后患无穷的。

1970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三

今天从下午 6 时到晚上到凌晨 2 时，团里召开批判刘、张的大会，有八个同志发言。

发言的有李畔，是第一个，还有李宗白、熊道生、秦俊周、胡小民，达县的杨政委、铁工局的王××、李良八人。会下有插话的。

李畔揭发检查三个问题：镇压群众的问题（五条），出兵的问题，一派掌权的问题。

李宗白着重揭发反军乱军，打谢反梁的问题。

熊道生揭发搞武斗，打云阳的问题。

秦俊周揭发刘、张对泸州的表态问题。

达县政委杨××揭发对达县的表态问题。

胡小明具体揭发替刘、张当秘书一段，反军乱军等问题。

李良揭发刘、张树碑立传的问题。

铁二局的王××揭发刘、张 67 年在京告状期间的问题。

会后孙副主任再次动员进一步批判。

1970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四

上午安排休息，弥补昨天的睡眠，下午叫讨论，去打了预防针又算了。

晚上开大会，白天就休息，几乎成了规律。

几天来的日子是好混的。今天洗了被条，也太不像样子了。

从上到下都有点疲沓。

昨天散会前，宣读一个通报，就是宜宾有十二人到北京与学习班串连，被拘留押回宜宾处理，罪名是破坏 87、88 号文件的落实。

1970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上午开大会批判李畔，有骆世纲、龚堪贵发言，谈一派掌权的问题。

下午军人听报告，学习班都成休息日，不知传达什么问题。
不管怎样，国庆节以前是要回去的，几日来都是这样一天一天熬过的。

1970年8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军人讨论，又该我们休息，现在是书也看不进，更不愿写东西，总想闲着扯谈、吹牛，心总是平静不下来，一肚子话没倒出来，对出现的大、小事总是不顺眼，越闷，怨气越大。

我们到底有何罪？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不要保卫，要不要肯定？

照现在某些人的说法，是不是该搞文化大革命，甚至替李井泉翻案的言论、思潮都出现。

中央首长的指示为什么不能全面落实？

这一系列的问题，总引起思想烦恼。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下午看了《铁道卫士》电影。每周都是希望这一场的唯一的文艺精神生活。

1970年8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连里再一次动员掀起大批判问题，并传达学习班可能在九月中旬结束。

据说是十五号把学习结束，三天时间参观，两天放假，二十一号返川，一些未解决的单位，可能在成都解决。

提出回去要过三关，派性关、清阶关、整党关。莫说三关，就是十关，我也会闯过去的。

刘、张最近在班上发言，谈是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只有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甘渭汉整我们，对大批判的问题说去伪存真等等，这一些就被抓住了，说是又滑到反革命的边缘，最近三大队要连续批判几天。

今天连里还让丰都一派起来批判另一派的政保科，石柱一派起来揭三老会。这完全是一派批另一派。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还要让他们到学习班去讲呢！

1970年8月31日 星期一

今天还是讨论对连部动员的态度，也就是要再表一下决心。

下午安排自己看材料，等于休息。

今晚八时，西昌连在地道里自杀一个人，未死送医院抢救。是6时就不见此人，自杀了两处，一处是大腿上，一处是手腕上。是西昌工业局副局长，工交组组长（地革委），五十多岁，参加过新四军，来学习班后任副班长，党小组长。

为什么自杀？据说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还不是以死来对抗。

这是学习班的第三个了。

三大队全天批判刘、张，邀请了一、二团参加，明天继续批判。着重批判整党、干部、湾丘五七干校、支左、三线建设等问题。

连部开始组织人写总结，写典型经验材料。

1970年9月1日 星期二

班里学习中央首长6·15指示，座谈讨论，不是无人发言，就是各持自己的看法，争吵不休。

站在不同的角度，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看法，认识的差异，任何时候都存在，吵了三年多，如今吵几句并不奇怪，观点是不能强加的，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但真理只有一个，必须服从真理。

真理的标准用什么去鉴别？

总之，夹住尾巴做人是应该的。

三大队继续批判刘、张，并批判了他来学习班的表现。

九月份是最后的一个月，最后二十来天，也可能是一生中最后在北京的日子了，应该怎样度过呢？

时间是一天一天的过去，心情的烦恼带来不安。不愿打算什么，任凭它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我的身体太不适应环境了。

1970年9月2日 星期三

上午休息，下午宜宾连开大会批判刘、张，一大队全部参加。

开始重看《马克思传》，把书中重要名言引录下来，多看点书比说废话、闲谈会好一些吧！精神的空虚只能用精神的物质来弥补。

听说“人大代表已到京，看来本月要开人大”，开了人大过国庆。

1970年9月3日 星期四

原安排今天全学习班开大会，预计是对敌斗争大会，不知是什么原因推迟一天。

会上安排学习8341部队对敌斗争经验和政策。

读了几遍文章又无人发言。认真执行8341部队的经验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不是做不到的，关键在于你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水平，宁“左”勿右的思想是当前的大敌。

1970年9月6日 星期五

四川班于今日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在政院召开，下午5时开始，12时结束。中央首长批准将王洪、杨仕敏、丁绍荣，押回四川处理。

王洪，现行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组织人民党，自任主席，强奸妇女，霸占军婚，贪污现金，参与武斗，大搞反复旧，毒打解放军等罪名，主罪还是组织反革命组织，混进甘孜州任副主任（39岁）。

丁绍荣，坏分子，解放前当过土匪，乡丁。一贯漂流浪荡，不务正业。文化大革命中，武装支泸任海军副司令，私藏枪支、粮票、现金、葡萄糖等物资，混进宜宾港务局任革委会主任。

杨仕敏，中统特务分子，在重庆夏令营任过少校教官，在中美合作所当过特务。解放后混进南充剧团任编剧，混进反逆流指挥部当头头。

会上还有4人坦白交代，反革命三老会主要头头程占彪、王豪、成都的南涛（三反言行），重庆的周炳林（漏网的地主分子）。

白莽在会上还点了包括以上七人共十八人的名，其中有张连厚，要他们彻底交代问题，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总办叶主任讲了话，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敌人利用刘、张的错误大搞破坏活动等等，主要是强调执行政策问题。

会上一、二、三团学员代表讲了话，揭了刘、张“受压就是左派”论的错误。重庆是李木森发的言，摆了重庆的敌情。

会上强调今后开始一批二摆三揭四查敌情活动。

今天的大会是体现政策的宽严大会，是学习班的最后目的，团结起来，最后揪出一小撮，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大会，是搞对敌斗争的样板大会。

对敌斗争真正开始了！迎接新的战斗！

1970年9月5日 星期六

由于昨天深夜才回来，今天，九点起床吃饭，只学习两个钟头左右，下午五点吃饭，也只学习不到两个钟头时间。讨论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批判刘、张包庇敌人的错误，揭本单位、本地区的重大案件和敌情，揭本地区的坏人坏事，查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怎么样，上没上过敌人的当，受没受过敌人的骗，干没干过坏事。

发言一两个人就完了。近日来，组织纪律有所好转，真是如毛主席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不打击、不专政，无产阶级就不能巩固，革命队伍就不能纯洁，工作怎能搞

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另一方面也看到四川省的敌情确实复杂，不抓阶级斗争是不行的，决不能用派性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一切。

专政完全是必要的。

1970年9月6日 星期日

今天讨论摆敌情，查自己。回顾我单位清阶工作，用8341部队支左经验来衡量是符合的，利用矛盾，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树敌过多等策略进行的。事实终归是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笼而统之的下定义、作结论，未免不带片面性，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

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都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就是科学的道理。所以，科学就是实事求是。

晚上团部召开批判大会，有三人发言，批判王洪、谢英富，公安厅的一人揭发刘、张包庇坏人。会后，孙副主任作了讲话，点了邱良平的名，表扬张连厚检查得好，批评了忠实派不该为政保科争吵，强调把坏人和组织区别开来。

1970年9月7日 星期一

这个袁参谋长到我连召开大会，一讲就是一上午。

讲话既不突出重点，又抓不住中心，真是啰嗦，啰嗦，啰嗦。

此人正如主席所说的“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作事不调查，对人不考查，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学习时间看来不会很长了，估计在中旬一定会结束。

北京的秋天真怪，正如我们四川的初冬，天气变化快。

要回去了，来北京后一直想家，有时通夜不能入眠，现在很快就要回去。可是，我现在对回去的心情并不迫切，为什么？来首都的机会太少了，首都的一切，许多还不了解，还想多过几天，把最后的日子过好，过得有意义。

1970年9月8日 星期二

全天还是讨论“敌情”。无几人发言，班长只有谈清队的经验材料。

秀山班班长陈方万（军人）已调连部，在学习班上街给学员买东西，从中贪污几十元，而且派性十足，长期支一派，压一派。这是在中央学习班还干此事，太可耻了。

简直不够一个现役军人，影响极坏，是解放军的败类。他恬不知耻的自称为

在中央学习班当工作人员，就是政治局的工作人员。

应该受到军纪和纪律的处分。难怪，人间必然有此人，我看他有没有脸见人，怎样向党向群众交代。

1970年9月9日 星期三

今天晚上在政治学院看北京军区文工团演出话剧《槐树庄》，时时听到广播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公报”。

热烈欢呼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到会中央委员 15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0 人，8 月 23 日开始，9 月 2 日结束。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了极其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九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讨论了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军委关于战备工作的报告。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统一了看法，明确了任务，对召开四届人大作了研究，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

我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认为九届二中全会重要一点是着重研究召开人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召开人大的条件也成熟，在适当时候召开“人大”。

1970年9月10日 星期四

会上讨论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公报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党中央所提出的最新战斗任务。

班长参加开支委会去了，所以讨论是不认真的，对公报没有去认真吃透。

1970年9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讨论《改造世界观》的社论。下午大队动员。安排最近五天时间写总结，到十五号为止。

写总结的内容是，通过学习，你解决了那些问题。

对毛主席的态度怎样。

对刘、张的看法。

斗私批修与回去的打算。

总结不上交，不存档案，不过关。

快结束了，归心似箭。

1970年9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考虑写总结，准备分几个部分写，学习中的最大事情，谈了感想体会，

思想转变过程，引用中央首长对两派的讲话和批评、鼓励，对刘、张的看法，引用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的讲话，斗私批修笼统概括几句，继续革命，改造世界观，回去打算，当好三员。

下午怎么样？

晚上观看新闻纪录片。

1970年9月13日 星期日

继续写总结，安排写总结也等于休息。几天来心早也飞向外边，很想上街看一看北京的风光、市容。无心提笔写，不写又不行，只有写几句。

下午等于休息，耍了一下午。

1970年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写一下材料，下午休息。

学习班结束，都是这个样子，真没想到，越来越水。翻墙外出的不少，又不开大会，办总结。

什么叫解决问题呢？？？

1970年9月15日 星期二

通过总结，利用这个机会大搞派性是不像话。总结应该辩证地、唯物地、恰如其分地总结以往的工作。想利用这个机会大捞政治资本是最卑鄙的、可耻的。任何事物不要主观臆断、想入非非，这是办不到的，永远也办不到。

唯一的是毛泽东思想必将检验一切。

1970年9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我班外出五个，当然我也在内，其他班、连出去也不少，七个月了，未上过大街，怎不想出去。到西单、前门、王府井等几条大街都去跑了一下，买了些东西，到中国照相馆照了相。

天安门也换上节日的新装，练习游行的工人、学生正在认真的排练，游行的模型正在赶做，今年的国庆节一定热闹、隆重。

我在天安门前认真、细心地观看，金水桥、观礼台、华表一一细看。我在观礼台上坐了不止一个钟头。

观看天安门，想念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毛主席在这里向全国和世界人民发出伟大的号召。我心里很幸福，看到首都国庆的前夕。

1970年9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参观了我国第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地下铁道。我们是从公主坟下去，到北京站，然后回来，又由公主坟上来的。

地下铁道共23里长，16个站，站台在中间，由北京的石景山到北京站，我们参观了10个站。车身長19米，可容纳300人左右，有轨，用电力开动。从地面下去，走75步石梯到站台，站台离轨约一米五，看来离地面约20公尺左右。

每个站都修得非常漂亮，都有不同的大理石做的柱子和地面，各站都有不同的特点。

下午大队动员学习宪法，安排明天讨论一天。

新的宪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结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用胜利的豪情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1970年9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新的宪法草案共四章五节三十条，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宪法修改草案，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确立为全国人民的统帅与副统帅，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不设主席，有利于一元化。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制度体制问题都给了明确规定。

宪法高度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将在全国、全世界起着深远的影响。只有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敢给予人民的各方面权力，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和政策。

下午安排讨论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晚上军人听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

1970年9月19日 星期六

团里召开大会，传达中央首长九月十七日晚接见四川班领导小组的指示。

接见首长有法宪、会作。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对学习班作了一些肯定，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办小班留下继续解决，对放假、路途提出了一些注意问题。

中央首长不再接见了，23号陆续离开北京。指示中点了七个单位的名，江津、温江、中江、宜宾市、永川、万县市问题没解决好。

留下继续学习人员主要是派性很强、回去有干扰的同志。

中央决定刘、张留在北京，不妨碍四川的工作。

关于留小班学习问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的动荡，特别是本派的同志；一些人害怕，一些人担心，一些人已作好打算，一些人在乱猜。总之，认为不是件好事，所以，就有些紧张，有的背包袱，有的说怪话，有的拿这个来压人，训人，

到处都在议论此事，都在考虑自己，会不会留下来，留下来怎么办？

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学习是好事，多学一个月，多提高一点，多学一两个月，提高更大，这充分体现了党关心爱护我们，怕我们还犯新的错误。应该高兴。在京学习，说不定还能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活、学习都有条理性，只要自己刻苦一点，一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从人的一生来看，拿一年、两年的时间在北京居住，确是难得的机会。



我热爱首都，我乐意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我还要见毛主席。

对于家里问题，父亲是了解我的，田娟是理解和信任我的，同志是关心我的，一切困难会有人帮助的，田娟是能克服的，我完全信任她，不过，她的精神压力也

将不轻。（上图：周树林与钟田娟 1969 年结婚照；下图：饱经时代风雨的周树林夫妇近照。）

斗争和分离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使我们保持着永恒的爱情，我们每次见面都像初次拥抱时的那样温暖和热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懂得人类的爱，就是对一个人的真正了解。

人没有爱情是无法生存下去，真正的爱情是很难享受到的，无产阶级爱情必然是建立在为人类谋幸福，为革命而斗争的基础上的。所以，人们把斗争称之为幸福。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称之为幸福。换句话说来说，我应该为革命而斗争，为革命而生存。



暂时的分离是服从革命的需要，是会换来更大的幸福，会加深我们之间的爱情。这就是我对娟所要说的话。

我们认识了几年，彼此达到了真正的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心合成

了一个心，我们才成为终身的伴侣。可惜结婚不久就开始分离，我们受过社会和上层某些人的打击与压力，我们的友谊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压力相当的大。但是，您和我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检验我们爱情的狂风。

你把你的心和肉体都高给了我，我将我的热情送给您，我们互相依托着生存。我不能离开您，没有您，我是无法生存，是您一次次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使我在革命的风暴中成长，您看见我进步，您就高兴，这就是您对我的忠诚。

生了孩子，当了母亲，这完全是爱情的结晶，对这一爱情的成果，我们完全应该好好培育、培植，她更会调济我们生活中的不足。

我没有当官，永远也不会当官，我没有家产，将来也不会有家产。我只有我，我十分愿意穷困的度过我的一生，这点你是很清楚的，你愿意和我一样地度过一生。有了孩子，甚至会达到无法养活的地步，你会怎么样？你将会同样地、更坚强地与我共同生活，因为我们富有穷人的财富。

如在我们面前出现更大的不幸，你应该永远坚定，你的青春和感情使你没有权利独身下去，我过去曾经使你幸福，我现在还要你没有我也能幸福，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可能的。这不过是多余的话。不管怎样，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必要的话也应该说几句。

我没有感受过母亲的温暖，没有像别人一样度过幸福的童年，我15岁就开始踏上社会的大门，今年已经快满十年了，走过了前半生。对待后半生，我照样地走过去，这就是我的誓言。

留小班就留吧！应该有所准备和打算及安排。有了精神准备，才不会惊慌失措。

人的一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遇到的。练一练也好，把要说的话向娟讲出来。这就是无头无脑的思想札记。

晚上看电影《打击侵略者》。

1970年9月20日 星期日

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讨论中央首长9·17指示。下午动员放假三天的注意事项。宣读对李向阳¹的通报。

1970年9月21日 星期一

打早就赶到动物园，北京的动物很多是没有见过的，如大象、长颈鹿、犀牛、河马、熊等。

然后赶到颐和园，现为人民公园，在这里看到了伟大工艺和建筑，同时，统

¹ 李向阳：当时四川省江津地区一个造反派头头，中央学习班四川班学员，从中央学习班偷跑出去到电报大楼发电报时与营业员发生冲突。

治者的享乐，怎不垮台。万寿山和昆明湖的景致怎不吸引人啊！真不愧是祖国的第一公园。

回来又转向景山、北海公园，玩到6时，才到天安门去观看游行排练。

今年的国庆非常热闹，胜过二十大庆，可能也是去年的战争空气太浓了的原因，今年确不同。

十一时过才回到后院。

1970年9月22日 星期二

今天，去八达岭，游览伟大的万里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

10时左右到长城，登上城墙高峰，望长城内外，的确是“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分外妖娆”。长城绕山坡建成，高约十五六米，城墙上宽4米，真像一条长蛇盘在山上，又像一条纽带在云中飞舞。

长城，我这一生终于见到了你。在长城留影是应该的，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万里长城抵抗了外来侵略者，修筑这长城，也断送了无数阶级兄弟的生命，八达岭的城墙大门叫“北门锁钥”，通过这大门进内，要经过好几道门，也就是称之为五关，詹天佑的铜像和创举就在八达岭的山下。

12时回来在天安门留影，看模型，然后逛前门大街和王府井。

晚上观看越南纪录片和科教片。

1970年9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整理行李。川办通知我连15人留下（忠实派10人，红联司5人），干部1人（傅儒林），军队4人。

吴正良、李平、徐

行、朱代伦、李安禄、侯永福、李大宽、朱一先及我县的董泽波。

留下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认为回去起破坏作用，有干扰，二是家里民愤大，留在中央保护过关，三是家里没解决好，家里形势好后再回去。我们属于第三种情况。

留人搞得大家思想就不通，一些同志学习并不坏，为什么被留下，为什么留到这些人？



1970年9月28日

今天到达涪陵，我们连续赶了三天二夜的火车，一天的船，是专车送回来的。
上火车时，被留的同志个个眼泪满面，走的同志也是同样的心情。